傲夫娘子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Chapter_1
- Chapter_2
- Chapter_3

Chapter_1

傲夫娘子,古代言情小说,世纪文学>>>小说下载！！！ 世纪文学->书库首页->傲夫娘子加入书架 | 推荐本书 | 返回书页

傲夫娘子

作者：梵容

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

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

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

第九章 第十章

楔子

「男子好以武力称雄，篡其位、夺其政，天下苍生因而涂炭。」

学堂里一名头带纱帽的儒生夫子侃侃而谈，定睛一瞧——嗳，这下头坐的学生怎么净是女子啊?

这里是女人国，渤海中的一座岛屿。整个岛上只有公的飞禽、雄的走兽，就是没有男人。

没错，一个男人都没有。

话说宋武帝刘裕有一爱妾班氏慧心，随着他南征北讨，最后因不满刘裕为争权夺利造成烽火连天，遂领着一群丫鬟走避，沿途有些妇女认为与其活在命如草芥的乱世，眼睁睁看着家中男丁被迫参军，不如随班慧心架筑一片专属于女人的人间乐园，遂来到这海中孤岛。

从刘裕弑帝窜位至今已经两百多年，中原此时正是太平盛世，而女人国的女人们，依旧活在这海中孤岛，自给自足。

咳！要自给自足是没问题啦，但，没有男人精血，如何延续两百多年呢? 难不成女人国里的女人全是千年不死的老妖婆?

说到女人国的女人为了延续生命、传下血脉，她们在及笄之后会出外寻「伴儿」，一夜欢好后就回岛上待产；母亲在产下女儿之后，可自由决定要随着伴儿踏入俗世，还是继续留在女人国终老。

哪那么神，一夜欢好就会怀孕？而且生下的一定是女儿！

就是这般神奇！说起班慧心可不是寻常人，她的曾曾曾……祖母正是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，在避赵飞燕妒火幽居长信宫时，伺候太后之余并致力于研究学问，不只涉猎宫中医术之秘，并钻研各种文韬武略。

班婕妤嫡下这房可不像她堂哥那派，净出些守旧不阿之士；她勘透世情，明白人间的祸患多源于男子的好勇斗狠，所以留下一套传女不传子的百科大法，里头涵盖了医术、武功、兵法。她相信以女子天性的温纯善良，这套百科大法将有助于女人们获得更好的生活。

班家的女人们就是用里头的生男生女术、房中术、以及媚药集，来延续女人国香火的。

还不仅这些呢！女人国的女人们还研习经书、熟知历史，虽然久居世外，对中土几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依然了若指掌，为的是让有心重返尘世的女人们能迅速融入社会，不至于格格不入。

这这这……太匪夷所思啦！那女人国里出来的女人岂不都是女状元了？

哎！她们学知识只是为了自保，不会跟男人们谋权夺位的。

您且捺住性子，好生瞧着吧……

第一章

酿——黍米与桂花，酸酵出清香的少女情事。

「巧儿哪，回家啦！巧儿——」

几个女孩儿正坐在山坡上聊天，远远从村子里传出呼唤声，大伙儿转头望向树下的宁巧儿，连窝里鸟儿都教巧儿娘的喊声给吓得震翅飞走了，只有她还老神在在地看著书呢！

「巧儿，你娘喊你啦！」唤她的姑娘见她似仍未闻，推推她，「巧儿！」

「嗄？」巧儿回过神来，「干嘛啦，你吓到我了！」

「你在看什么书？看得这样入神？」姑娘凑过头来，「淮南王食经谱？哟！我以为你读什么了不得的学问读得如此忘神，原来还是食谱呀！」

另一个姑娘也凑过来，「巧儿，你又在研究新煮法了吗？我要第一个试菜喔！」

宁巧儿甜笑，「珠儿，这次恐怕不行，明儿个就轮我找伴儿了。」

女孩们都围过来七嘴八舌的问：「巧儿，你不回来了吗？」

「你想找什么样的伴儿？」

珠儿无限遗憾的说：「以后就吃不到好吃的菜了！」

宁巧儿还来不及回答，村子里又传来巧儿娘的大吼，「宁巧儿——你给老娘滚回来！」

宁巧儿抱著书站起来，拍拍裙子上的草屑，「我只是出去闯闯，会再回来的。」

「什么时候？」圆敦敦的珠儿担心的问。

「很快，等我尝到商芝肉、学会了它的作法，就会回来了。」

当代最大的传奇，便是有位三度死后还魂的周道长，自称是秦汉时期贤士「商山四皓」其中一人的后辈子孙。周道长的传说光扬了商山四皓的高风亮节，连远在中土之外的女人国，都知道八百多年前，有四位老先生忒有骨气，宁可粗布草食，就是不甩拿竿子造反的刘家皇帝。

宁巧儿思维异于旁人，她敏锐的相信，商山四皓不肯待在宫里做官，最大的症结在于与他们齐名的「商芝肉」上！

想想，这几位活到八十好几的老隐士何等美食没尝过？却独钟商山芝煮出的商芝肉，甚至用来推却汉高祖的延邀，以「宁食商芝肉、不做朝中臣」响应，这商芝肉肯定是天下第一美食！

女人国里有许多的食经、食材，宁巧儿还曾依着「商山四皓养生药酒」的方谱，成功酿出商山四皓酒，但翻遍所有食经，却独独找不

着商芝肉的作法！

没有留下食谱，并不表示真的失传。宁巧儿相信，商山当地肯定有人会煮这道菜，她一定要学到这流传近千年的传奇美食！

珠儿吞吞唾沫，拉着宁巧儿的手，「你一定要赶紧学会，好回来煮给我尝尝喔！」

「嗯！」

「宁——巧——儿——」巧儿娘声嘶力竭的喊着。

「我娘肚子饿了，我得回家烧饭。先走啰！」

珠儿望着宁巧儿的背影，「巧儿她娘命好好喔！我以后也要生一个很会煮菜的女儿，天天煮好吃的东西孝敬我。」

※※※

「宁——」巧儿娘正要放声大吼，突然被门边的人影吓了一大跳，猛拍胸口，「吓！无声无息的出现，要吓死老娘啊？」

宁巧儿慢慢走进来，巧儿娘亦步亦趋的跟着，「我饿了。」

「娘！」宁巧儿睇她娘一眼，「你就不能先忍忍，非得喊到全岛上都知道你肚子饿了吗？」

巧儿娘拉把椅子挨着女儿坐。「我饿了嘛！」她瞄一眼女儿手上的食经，吞吞口水，「咱们今晚吃什么？」

「炒饭。」

「炒饭！？」巧儿娘高八度的声音响起，「今儿个不成，你明日就要去找伴儿了，咱们今晚得吃好一点来庆祝。」所以她才早早喊女儿回家煮饭嘛！她老实不客气的点菜，「我要青精饭、炙鹅、烩花姑鱼，还要百蔬羹！」女儿炒的饭粒粒晶莹，也是很好吃的，不过好不容易逮到机会加菜，当然得卯起来点菜啰！

「娘！」巧儿哭笑不得，「好歹你也装装舍不得我离开的样子嘛！」

「喔！」巧儿娘从善如流，吸吸鼻子，假意哽咽两声，「可以了吗？」

「娘！」

「哎哟！你不是要趁找伴儿的机会离开女人国，学做商芝肉吗？我一想到等你回来就有好吃的商芝肉可以吃，便伤心不起来了。」

唉！在娘眼里，「吃」永远是一等一的大事。宁巧儿叹气，认命起身。

「我去煮饭。」

「要不要我帮忙？」巧儿娘跟在身后每日一问。

「不要了，你只会越帮越忙。」宁巧儿关上厨房门之前，突然问道：「娘，你这个厨房白痴怎么会生下善厨的我？」

巧儿娘耸耸肩，「哪知？说不定是遗传你爹的。」

「跟我说说爹的事。」女人国的女孩儿都没有爹爹陪在身边，她们也很习惯了，然而在找伴儿的前夕，宁巧儿忽然好奇起那个赠与血精的男人。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」

巧儿娘皱着眉努力回想，「你爹啊，想不起来耶！」可怜兮兮的望着女儿，「我饿了，脑袋也不管用了。」

宁巧儿叹息，「那你当初是凭哪一点来选伴儿的？」

巧儿娘又想了许久，好半晌才说：「他很会吃喔，在悦来楼时点的都是招牌菜。」

宁巧儿正要叹气，巧儿娘突然「啊」的一声，「我想起来了！他觉得悦来楼的厨子蒸不好菱角，还让随行的厨子借厨房亲自蒸呢！」她双掌合十放在颊畔，「那菱角好鲜甜、好松、好——好吃喔！」眼里散发出热切的光芒，「巧儿，咱们今晚点心吃菱角，好不好？」

宁巧儿用力叹气，砰地关上厨房门。

巧儿娘乖乖准备碗筷，自从巧儿发现，只要她一进厨房，不是打翻汤就是加错调味料，就再也不许她进厨房了。

没关系，有得吃就好了。啦啦啦——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娘！

※※※

巧儿娘满意的拍拍肚子，顺道附赠饱嗝几声，「呃！好饱好饱！」

宁巧儿摇摇头，开始交代，「我做了些包子、馒头，你肚子饿了就拿去请隔壁月姨帮忙蒸，可以顶个十天半个月不成问题。」

「好。」巧儿娘乖乖听话。

「还有，」宁巧儿俯身叮咛，「不准进去厨房！」

「连一下下也不准？」巧儿娘讨价还价。

「不准！」宁巧儿沉下脸，让她娘知道严重性，「不准碰我的鬲鼎锎釜，也不准碰我的油盐醋糖！」素手一比墙旁橱柜，「碗筷都在那儿，没理由进厨房，你记住了？」娘之于厨房是灾难、是祸殃，她很早就体认到这个事实。

巧儿娘有些委屈，「干嘛呀，防娘跟防贼似的！」

宁巧儿睨了她一眼，「娘呀，你客套了，遭贼顶多就是少些厨具，而你却拥有破坏整间厨房的功力，区区小贼哪比得过你呀！」

巧儿娘假意抽噎，「没良心的丫头！老娘辛辛苦苦把你拉拔长大，却为了几只破锅怀恨在心……我命苦哪！」

她扑倒在桌上哭泣，咦？怎么全无反应？偷偷张开眼睛一瞄，「死丫头！这鱼头是我的！」

宁巧儿奸笑，夹起烩鱼头招摇，「女儿是想说娘哭得正开心，不好妨碍你老人家，再说你已经连连打嗝了，这颗鱼头还是女儿牺牲点，吃了吧！」

巧儿娘举筷，一夹一挑，鱼头已经安安稳稳的落在自己碗里了，「哼！想抢我的鱼头？还得看老娘的筷子肯不肯哪！」

宁巧儿不以为意，起身斟来两杯桂花酿，「娘，女儿敬你。」秋天的桂花，酿出离别的滋味。

巧儿娘轻嗅，「终于又闻到桂花酿的滋味了。」在女人国里，每个女孩找伴儿前夕都要喝桂花酿哪！

「你想找什么样的伴儿？」见女儿蹙起秀眉，巧儿娘哇哇叫着，「不会吧，你还没个底吗？」

宁巧儿耸耸肩，「都好。」她心里向来搁不下跟烹饪无关的事，「到悦来楼再瞧瞧吧！」

巧儿娘摇头，「真是个怪胎！」

宁巧儿没好气的觑她，「娘呀，这怪胎也是你生的！」

巧儿娘啐道：「肯定是像你爹！」

「我爹除了善于品尝美食，自己也善厨吗？」

巧儿娘回避她的眼神，「应……应该吧！我哪知？」

宁巧儿没注意到她娘心虚的模样，陷入思绪中。

是怎样的男人精血，让娘孕育出自己的呢？

巧儿娘起身，走到房间里翻翻找找——

奇怪！当初明明有从那两个男人身上摸下东西的呀！搁哪里去了呢？

啊！有了！

她从衣堆里掏出一条明珠缀饰，左看右看——

糟！这是巧儿她爹的，还是那不会下蛋的家伙的？

管他的！女儿从小到大第一次对她爹有兴趣，随便找个东西交差好了！

巧儿娘从房里走出，「喏，这是你爹当初留下来的纪念品。」

好精致的明珠缀饰！结环里嵌着颗晶莹剔透的明珠，巧儿爱不释手，「娘，我爹看来非富即贵呢。」

「那可不！」巧儿娘翘起鼻尖，「你别以为你娘呆呆的，成天只顾着吃，你娘每次找的伴儿都是一时之选呢！那人品、那样貌，啧啧啧——」

宁巧儿打断她的话，「娘，什么叫做『每次找的伴儿』？」女人国的女人一生只找一次伴儿呀！

「嘿嘿，那妳就有所不知了。」巧儿娘把手放在桌上，兴致高昂的话从前了，「话说我及笄那年，也跟我娘，就是你外婆，喝了这盅清郁香醇的桂花酿，第二天到了悦来楼，我左挑右拣、非人间之龙不选，终于！让我瞧见了一个伟岸男子……」吃了好多美食哪！

宁巧儿拍拍沉入回忆的娘，「然后呢？」

「然后？」巧儿娘双手一摊，「然后就没啦！」

「没啦？」啥意思？

「对呀！回到女人国之后给班姑娘——就是现在这个班姑娘的娘一把脉，才发现那男人根本不会下蛋，害我白疼了！」

不会下蛋？是无精吧！她记得袭姊在课堂上说过，有些男人天生不孕。「这种例子很少，居然让你给碰上了。」

「那可不！」

「后来呢？那我是怎么来的？」

「再找一次伴儿啰！」巧儿娘解释，「班姑娘问我想不想生个女儿，我说想，后来就又重新找次伴儿啦！亏得有重新找伴儿，不然现在哪有巧手的女儿煮东西给我吃，你说对不？」

宁巧儿颇受震撼，「娘，你从来没说找过两次伴儿！」

巧儿娘耸肩，「这又不是光彩的事，干嘛没事挂在嘴边说？」

这倒也是。宁巧儿狐疑望着向来迷糊的娘，「那你说喜欢吃菱角的，是我亲爹吗？」

是吗？好象不是。可就是对另一个男人没啥印象，算了！

「当、当然是你爹啦！」挺胸迎向女儿不信任的眼神，「怎么？你以为老娘连这么重要的事都会忘了？」没想到女儿真的点头，她气极，哇哇嚷着，「那你一身的好厨艺是哪里来的？难道遗传我吗？呿！」

宁巧儿想想也对，「好啦，别气了。多喝杯桂花酿消消火。」

「我还要喝茉莉酒！」巧儿娘乘胜追击。巧儿酿的茉莉酒最好喝了！啦啦啦——

宁巧儿望着心满意足的娘，嘴角掀出微笑。像娘这样过日子多好！只要吃饱喝足，就没有任何烦忧了。

※※※

「风姨好。」

风寡妇拉着娉婷秀气的宁巧儿，笑弯了眉眼，「咱们女人国的姑娘一个比一个出落得美貌动人哪！」

「风姨夸奖了。」宁巧儿环顾悦来楼，「今天没有太多客倌？」

悦来楼座落于长江出海口的扬府，船运便捷，是女人国在中土重要的据点，也是女孩们找伴儿的地方。风寡妇在收到班姑娘传来届龄姑娘的讯息时，便会根据附近州府的节令活动，选出悦来楼客倌最多的时候，通知她们来选伴儿。

「别急，明儿个就是重阳，每年扬府举办的重九糕节总会引来大批的人，无论是地方仕绅，还是朝廷官员，多的是人才让你选择呢！」

「那些人都一定会住进悦来楼？」扬府自古便是热闹重城，街头上客栈林立、驿馆处处，达官贵人们怎会净选悦来楼住进呢？

「呵呵，这你就不知道了！一来得跟地方关系打得好，二来悦来楼有附近州府最顶级的膳食，最重要的是——」风寡妇勾着宁巧儿，手指着上头那块由当今宰相亲笔题上的「天下第一客栈」匾额，「瞧！连堂堂相国都替悦来楼背书了，那些达官贵人还不争相住进我这悦来楼吗？呵呵呵——」

宁巧儿唇畔漾出微笑，「好久没见到纱凌了。」

「如果你没回女人国，总有机会见到那丫头的。」

宁巧儿吃了一惊，「风姨知道我有意不回女人国？」

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多啦，你这小丫头有几分心思，我还看不出来？」

「是！」宁巧儿笑道：「风姨，吃得太咸有碍肾子健康唷！」

「妳喔！」风寡妇假啐，「去去去，快准备上工啦，等天一晚客人就会陆续上门啦！」

「遵命！」

※※※

「王爷，天黑了，要不要回行馆？」骊王府侍卫长李全说。

被唤做王爷的正是骊王爷万俟傲，他巡视属地到附近，听说扬府重九糕节素来有名，遂与随从转往扬府。

万俟傲轻掀眼帘，「甭赶回行馆了。这附近可有象样的客栈？」

「属下去探探。」李全问了街上行人，答复说：「禀王爷，听说前面不远有家悦来楼，是扬府最大的客栈，据说还有杜相国亲笔题上的匾额。」

廉正不阿的杜相也会替人题匾？这事倒新鲜。「就到悦来楼歇歇。」

※※※

小二气喘吁吁的冲下楼，「风姨，糟糕啦！」

风寡妇赏他一记，「我财源广进、贵客临门，有什么好糟糕的？」

小二吃痛，委屈地瘪瘪嘴，「楼上贵字号房里的客倌点了好些名菜——」

风寡妇打断他的话，「那就上呀！悦来楼什么山珍海味没有？」

「可那客倌要的是糕饼，他说扬府的糕饼不过尔尔，要我们送上与众不同的糕饼让他尝尝。」

「唔——」风寡妇沉吟，「扬府糕饼节请来的都是天下闻名的糕饼师傅，他居然说不过尔尔？厨房里哪能做得出来更胜于它的糕饼呢？这下子该怎么办？」

「风姨，我来。」宁巧儿笑吟吟地说。她在厨房里试吃了些糕饼，发现有些地方还能酌以改善。

「妳？」风寡妇迟疑的望着她，过了会儿，壮士断腕地拍拍她的肩，「就你了。记住，别砸了我天下第一客栈的招牌！」

「巧儿知道。」

※※※

叩叩。

李全轻声说：「王爷，您要的糕饼送来了。」

「送进来。」

李全推开门，小二打扮的宁巧儿捧了盘刚做好的糕饼进房，放在桌上。眼睛偷偷瞄向坐在桌前的男子。

顺着镶边黑皮靴往上，是绣银袍褂，好个昂藏男子！她的视线慢慢上移，从他微抿的薄唇往上，看见了尖挺的俊鼻，以及深邃的眼睛。

她从来不曾见过泛着波光似的明眸，这双眼睛生在男人身上真是可惜了！不！宁巧儿立刻推翻自己的想法，他长得好——美！星眸如秋水潋滟，素脸共桃花争辉，脑子里不由得窜出这两句词。

而且深潭似的瞳仁里堆着浓浓的——什么呢？是郁、是狂、还是……傲？

没错，就是傲气！这男人浑身上下净是显贵气息，宁巧儿嗅到危险，直觉就想逃。微微行礼，不着痕迹的往门边退去。

「慢着。」万俟傲懒洋洋的开口。见过太多赞叹他容貌的人，但还是头一遭有人敢大不讳地盯着他不放。这女人，够胆识。

李全挡在门口。

宁巧儿转身，怯怯的压低声音说：「大爷还有吩咐？」

「抬起头来。」

他的声音很是好听，只是命令的口吻令人不悦。宁巧儿抑住不满，略略抬头。

「抬高一点。」

宁巧儿垂放在两侧的双手揪着衣襬，缓慢的抬头与他平视。

终于又见到她亮得像小羊的纯黑眸子。万俟傲露出满意的微笑，「这是你做的？」她身上有股淡淡的蜂蜜味道。

「是的。」宁巧儿谨慎的回答。

万俟傲瞥眼恭敬立在门边的她，以两指夹起形如曼陀罗果般、裂成四瓣的糕点，他轻启薄唇，咬了一口，入口即化，只剩玉兰花香萦在喉间。

蜂蜜味道呢？他又尝了另一瓣，带着韧劲的口感，嗯！有蜂蜜的味道！

他又试了另外两瓣，一松一脆，里头则包着梅花及菊花馅。好个伶俐的厨子！竟能蕴藏四种不同口味、口感迥异的糕点于一体！

他望着男装打扮、看来只有十来岁模样的她，懒懒的开口：「你，及笄了吗？」

原来他还是一眼就看透了她的女儿身！宁巧儿小心翼翼的答；「回大爷的话，刚及笄。」

万俟傲点头，右手轻挥一下。「下去吧！」

李全闻言便让过一旁。

宁巧儿吁了口气，点头行礼之后，便匆匆退下。

万俟傲望着她宛如逃命的背影，轻掀嘴角，露出别有意味的笑。

他其实不喜甜食，点糕饼只是想探探悦来楼是不是真的如外传，堪称天下第一客栈。他瞄了盘子里造型生动的曼陀罗糕——悦来楼不愧是悦来楼！

李全见他若有所思，探问：「王爷？」

刚刚有一瞬间，他以为王爷恼火厨娘不敬的直视，没想到王爷像无事人般地让她离开，即使跟着王爷十几年了，他依然猜不透王爷复杂的心思。

「晚膳就由她来做吧！」万俟傲起身，「我先歇会儿。」

「是！」李全心里有了主意——王爷难得对厨子如此满意，不如跟掌柜的商量商量，让那姑娘跟着回王府。

第二章

煨——冷息的灰烬下，隐隐窜出薄火。

万俟傲和衣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。在半梦半醒之际，万俟傲又回到常作的那个梦里——

「你这该死的祸害、妖孽！」她披散著发，往日的娴淑婉约已不复见，细细描出的眉线因生气而倒竖著，像极了怒眉的罗刹。

被称为妖孽的小男孩站在桌前，看似无畏无惧。他将恐惧藏在心里，只要让她知道他会伯，她会毫不犹豫地重重击向他的恐惧。

她疯了，只有他知道。所有人都被遣出这院落，没有人会相信人前温婉的她，会有这等凶厉样貌。

他冷冷望著她手里拎著的小猫。

「怎么？这畜牲是你养的？」

「不是。」他否认，不让她看出他的在乎。

「是吗？我方才明明瞧见你抱著这畜牲在玩儿。」她大笑。

刚出母胎的猫仔不安地蠕动，并发出细微的猫鸣声。

「姨娘。」这声呼唤惹来女人凌厉的瞪视，小男孩立刻改口：「夫人。那猫还没吃饱，请放它下来找它母亲，好吗？」

那女人细眉一挑，「你在乎？」

「不在乎。」小男孩赶紧说。他知道她会毫不迟疑地毁去所有他在乎的事物。

哈哈哈！女人大笑，右手拎高不安挣扎的猫仔，左手箍住它纤弱的脖子，「不在乎？是吗？」

她的手慢慢加重力道，无法呼吸的猫仔奋力挣扎，发出凄惨的叫声。

「夫人！」小男孩跪下，「请饶过那只小猫。」

女人睨了眼小男孩，冷笑，「你还是在乎这畜牲的，不是吗？」

小男孩双手在身侧握成拳头，低头谦卑地说：「请夫人放了它。」

哈哈哈！女人又笑了。他眼睁睁地看著她的双手抓住猫头及猫身，用力一扭，小猫发出最後一道哀鸣，软软的跌落在地上。

他咬著唇，无神地望著地上那已然失去生命的小东西。

「畜牲的下场就是这样。I小男孩迎向女人鄙视的眼，她说：「我要你生就生，要你死，就得死！」

「你会有报应的。」忍无可忍地，小男孩出言顶撞。

这句话惹来女人掌掴，他擦去嘴角血渍，不驯地瞪著她，冷冷的说：「你会有报应的。」

女人失去理智，随手抄来桌上的古琴，往男孩的背狠狠打下，琴断，男孩也趴倒在地，他挣扎地爬起，拒绝屈服。

万俟傲睡得极不安稳，他的额际隐隐渗出汗水，梦中的情景像无形的巨掌扼住他的心，不让他醒来。

他永远记得小猫那纯然信任的眼神！是他害死它的！

「我会等著看你的报应！你这该死的、低贱的畜牲！」女人凄厉的护骂声伴随小猫无辜的眼神，充斥在梦里——

啊！万俟傲低呼一声，惊坐而起。

门外护卫的李全冲进来，「王爷！？」

几个吐息之後，万俟傲挥挥手，「没事儿，你退下吧。」

「是。」李全见房里没有异状，恭敬的退回门外。

万俟傲甩甩头，起身换去汗湿的衣裳。

蓦地，他想起小厨娘那双无辜却又带著好奇的张望眼眸，像极了那只初生的猫仔。万俟傲薄唇掀出讽笑，太过天真的小动物，下场都不怎么好。

一如往常地，万俟傲将这个缠他已久的怪梦抛到脑後。

堂堂王爷，陷於区区梦境，岂不贻笑大方！

这梦，是他久藏心底的秘密。

***

「巧儿！」风寡妇人还没走近，嗓音已经传入厨房了。

宁巧儿巡了巡灶火，转身迎向风寡妇，「风姨，是贵字号客人在催吗？再等半刻就好了。」

「甭管那灶了！」风寡妇把她拉到二芳，「你知道贵字号那位公子是什么来头吗？」

「不知道，不过看那样子非富即贵。」宁巧儿漫应道，眼睛瞄著灶火。

「他是骊王爷万俟傲哪！」见宁巧儿不以为意，风寡妇接著说：「刚才那护卫来找我，说骊王爷对你的手艺很是赞赏，要你随他们回王府呢！」

「请风姨帮忙婉拒吧！」宁巧儿转身掀盖，拿起汤杓细细搅匀卤汁。

见她像没事人似的，风寡妇抢过她手中的汤杓，重重放下，「巧儿啊！都大祸临头了，你还在担心那锅肉！」

宁巧儿不解的眨眨眼睛，「中原不讲王法的吗？就说不接受王府聘雇不就得了！」肉焖得够烂了，她旋身，从灶上端出肉锅。

风寡妇手擦腰，气呼呼的说：「哎哟！我的姑奶奶！你能不能别忙了？专心听我说话成不成？」

宁巧儿放好肉，微笑束手站好，「风姨，我这不是恭恭敬敬的听你说话了吗？」

「你这丫头真不知事情轻重！老王爷是开国勋臣，跟皇帝老爷算拜把兄弟，後来皇帝还赐了封邑给他儿子，说起来，万俟那两父子贵不可当，现在万俟傲都开口要人了，我们寻常百姓哪里好推却得了！」风寡妇忧心忡忡的说。

宁巧儿蹙起丽眉，她没想到情况会这么复杂。

风寡妇拍掌，「有了！我马上派人到码头看看岛上的船走了没？眼前只能赶紧把你送走了。」

「可是我还没找伴儿！」这趟出来，就是想趁这机会绕到商山，学回商芝肉的作法呀！

风寡妇不知道她的心思，说：「这会儿避开要紧，哪里还顾得了找伴儿？放心，等风头过了，你再找伴儿，人家纱凌丫头晚了几年才找伴儿，不也让她蒙到相国夫人来当了吗？」

宁巧儿付思片刻，有了盘算，「风姨，你别急，骊王爷不是後天才会启程？等过了今晚再逃也不迟呀！」

风寡妇想想也对，「好！就依你的意思，我得把这消息捎给班姑娘知道。」

「袭姊不在岛上啊！」袭姊已经好一阵子没有消息了。

「我知道。她被绊住了，不过有留下联络方式给我。」风寡妇走到门边忽然又转回头，「等会晚膳我叫小二送上去？」

「没关系，我端上去就行了。」

风寡妇点点头，「也好，省得让人怀疑你在避著骊王爷。」说完便定了。

那个男人原来是个王爷！宁巧儿耸耸肩，专心盛著饭菜，不知不觉地，又想起那双透著沉郁的眼眸，如果可以，她真想拂去他瞳眸深处的积郁呢！

***

万俟傲坐在桌前看书，门外传来轻轻的拍门声，伴之而来的是引人口欲的饭菜香味。

「进来。」

宁巧儿小心翼翼地跨过门槛，将手中捧著的饭菜一一放在桌上，自始至终，她都回避著那道眼光。

她修正先前所想的，他也许有张比女人还美丽的容貌，但他的狂傲绝对不会让人敢对他有所诋狎。

「添饭。」

嗄？宁巧儿转身看看门外的李全，後者指指她，要她添饭布菜。

饭就搁在他手边，不能自己盛吗？她压下疑问，乖巧的上前盛了一碗饭放在他面前，迅速又退到一旁远远站著。

他不动。

宁巧儿从余光瞥见他不动如山，悄悄抬起头，正巧望进他的眼里，又是一阵震撼。

每看他的眸子一回，她就像要傻一回似的，多看几次怕自己姓啥叫啥都给忘啦！

她匆匆回避眼神的模样，让万俟傲微微一笑，如果她先前没有大剌剌的盯著他瞧，还以为她会怕他呢。

「这些饭菜都是你做的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本王不曾见过青紫色的米饭。」

说到煮菜，宁巧儿兴致就高昂了，「这饭是青精饭。」见他扬眉，接著解释，「是先以南烛叶汁浸泡米粒，再将米粒取出蒸熟而成的。常食青精饭可清身明目、保发色乌黑。」

「这么神奇？」万俟傲唤，「李全，记下青精饭的作法，传给我爹，他一定会有兴趣的。」

「禀王爷，属下已私下作主延聘巧儿姑娘到府中，等老王爷云游回府，就可以吃到巧儿姑娘巧手做出的青精饭了。」

万俟傲问：「你叫做巧儿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愿意到王府？」

宁巧儿淡淡的说：「这是王爷的吩咐，不是吗？」

哈哈哈！万俟傲仰天大笑，「听来还是心有不甘的。」他深幽黑眸直视著她，「你可以当著本王的面拒绝。」

谁敢啊！宁巧儿抿著嘴不说话。

万俟傲眯起眼，看来她还有几分傲气。他喜欢有骨气的人！

「这些是什么菜？一一为本王道来。」

宁巧儿一样一样介绍，他也一口一口轻尝，厨子最希望碰到善於品尝的人，而他，毫无疑问是最厉害的饕客。

他精准的询问令她心服，她练达的厨艺则让他口服，不知不觉中已酒足饭饱。

「自从连厨子随我爹云游四海之後，本王就不曾碰见每种烹调法都擅长的厨子了。回商山之後，你要每天都做不同的菜来让本五尝尝！」

商山！？宁巧儿喜形於色，「骊王府在商山？」

「没错。你不知道陇州一带是本王的属地吗？」天下之间居然还有人不知道骊王的属地?

商山哪！宁巧儿急切的问：「王爷可曾听过商芝菜？」

「你说的是煨商芝肉的商芝菜？」她连忙点头，万俟傲说，「王府里的王厨子先祖辈曾为商山四皓之厨，他做出的商芝肉有『天下第一』的名号，

到时你可以跟他切磋切磋。」

王厨子！宁巧儿心里有些动摇，理智告诉她得离这王爷远点，但学会商芝肉的作法是她最大的愿望，怎么办呢?

***

风寡妇睨了宁巧儿一眼，「从伺候骊王爷用膳完之後，你就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怎么啦？」

「风姨，假使我不找伴儿，也不回女人国，可以吗？」

弄清楚她是想往南山学商芝菜，风寡妇说：「当然可以呀！班姑娘向来不曾强迫你们非得留在女人国。只不过——你真不想找伴儿?要知道，一般女子只能凭著煤妁之言、父母之命，然後一辈子守著同一个男人到老耶！自由选伴儿可是咱们女人国才有的习俗唷。」

「我知道。风姨放心，我只是暂时不找伴儿，等学会商芝肉就回悦来楼。到时如果有中意的人选就找伴儿，如果没有，那我也会心甘情愿的回女人国终老。」

「要我看嘛，何需这么麻烦！你乾脆趁到王府学做商芝肉的时候，顺道找伴儿，那就一次解决两件事了。」

想到俊美的骊王爷，宁巧儿跺脚，「风姨！」

风寡妇羞她，「你这丫头，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心思吗？那骊王相貌俊俏，可是难得一见的美男子！要是我再年轻二十年，一定选他当伴儿！」说笑归说笑，她正色的说：「不过丫头，你可得记著，高官显爵难得专情，当伴儿春宵一度，可以，想要白头到老，那可得仔细斟酌，懂吗？」

风姨说的她都懂，只是，不知怎地，他眼底的深郁总压在她心头。

风寡妇看了低头不语的宁巧儿一眼，单纯无瑕的少女特别容易陷入情网哪！轻轻叹了一声，起身走到药柜前拿出几包药放在桌上。

「巧儿，这是失忆散。你收著。」见她一脸茫然，风寡妇说明，「这失忆散能消除六时辰的记忆，你收著，将来也许会用得著。」

宁巧儿点头，细细贴身收妥，「谢谢风姨。时候不早了，风姨早点休息，我回房去罗。」

风寡妇颔首，目送宁巧儿离去。望著在庭院中犹豫了一下的宁巧儿，她无声地轻叹，情路多舛，丫头，你想清楚了吗？

***

宁巧儿定进庭院里，对要不要进骊王府仍下不定结论——如果不进王府，那怎么学商芝肉？他说王厨子有正统家传渊源哪！

回过神才发现，她站在往贵字号房的通道前，发愣了好一会儿，一定是太希望学到商芝肉的作法才会这样。

转过身要走回自己房里，隐约地，听到几声喘气声，她侧耳倾听，那声音贵字号房！

想都没想地，她已经站在他房门前，李全不在，许是睡沉了。门里喘气声虽然轻微，却深深揪紧了她的心！

他——很难受吗？

宁巧儿轻轻推开门走入，就著微弱的月光，瞧见床榻上闭著双眼的他，层心紧蹙，额头上还冒著汗。

作恶梦了？什么样的恶梦会让贵不可当的王爷如此难受？宁巧儿掏出手绢替他拭汗。

又来了！他梦到鲜红的血从她心口喷出，染红了她脚下的花木，也染红了他的眼，空气中弥漫著浓浓的血腥味。

「夫人——」他想靠近，却被她冷冽的恨视定住脚步。

「我会看著，看你这小畜牲有什么好下场！这满院的花草都是我的眼睛，我死了，它们仍然活著好好的，替我等著看你的报应！」

他惊骇地看著她倒下，没了生命的眼仍瞪视著他，不肯闭上。

风吹，满院的竹子争相吱喳，一声声、一句句重复她说过的话。

不！我不是畜牲！小男孩狂叫著。我会活得好好的！我要活得好好的，证明没有你所说的报应！坏人才会有报应，我不是坏人！

梦里小男孩的嘶吼与无助，震慑了万俟傲，他感受到喉间被紧紧扼住、喘不过气的感觉！

他用力吸气，喉间的压力却阻绝了气息进入，梦中的紫夫人已经绝了气息，他呢？他也要死了吗？

不！他不！

宁巧儿拭汗时，突然看见他的手掐在自己喉间，脸色已涨成肝红，她大惊，拉住他的手腕，「醒醒！你醒醒！」

是谁在喊他？他也想醒过来，可是梦魇的力量太大，他醒不过来！

「醒醒！你醒醒！」宁巧儿好急好急，盈眶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落。

有人在喊他！万俟傲觉得身体好沉好沉，就在他挣扎地想要脱离梦境的时候，几滴水珠落在脸上，奇迹地将困在梦魇的他唤醒。

万俟傲睁开眼，映入眼前的是焦急的她。

又是这双眸子！他甩甩头，分不清是小猫还是现实。

「你终於醒了！」宁巧儿松了口气，坐在床沿。

小猫不会说人话。万俟傲一跃而坐，沉声说：「深更半夜，你来我房里有何用意？」

宁巧儿望著眼神迅速转为清澈的他。

这人还真是过河拆桥！她讪讪地说：「我听到房里有声音，才进来看看。」

万俟傲眯眼看著她。

他不说话？呃，那她要说什么？宁巧儿讷讷询问：「你作恶梦了吗？」

「本王不作恶梦的。」万俟傲不悦的说。恶梦是报应，而他不会有报应。

死要面子！宁巧儿摆摆手，不甚在意的说：「好！你说了算。」

万俟傲抓住她的手腕，将她拉到胸前，咬牙说：「本王从来不作恶梦的！」

跌坐在他胸前的宁巧儿抬头，望著一脸凶恶的他，很是委屈。

「好嘛！你不作恶梦，是我在作梦，成了吧！」她喃喃叨念，「真是招谁惹谁了！作恶梦又不可耻，干嘛不愿意承认呢？」

万俟傲攫起她的下颚，不由分说地吻住她叨念不已的唇瓣。

他、他、他在吻她！袭姊说过「吻」是互有意爱的男女表达感情的方式，他竟然吻了自己！

「闭上眼！」万俟傲低声命令。

喔！宁巧儿乖乖听话。眼睛闭上之後，感觉更是敏锐，她感觉到原本霸气的他，温柔地以舌尖撬开她的唇，探入她的口中。

一种酥麻的感觉升起，她不自主地发出一声低哦。

万俟傲放开她的唇，闭著双眼的她综合了纯真与媚态，让他的下腹为之一紧。

他的手迅速拉开她的衣带，他是狂傲的王侯，特别在此刻，他需要一副女体、一副能救赎他远离梦魇的女体！

她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，她知道自己也在期待。宁巧儿身子一凉，微微地抖了一下。

万俟傲抱著她躺下，拉起锦被，盖著彼此。锦被下，她的身子是如此地细致，他非常满意如丝绸般的触感。他的手缓缓的抚摸，惹来她的轻颤。

他好温柔、好温柔的对待她，她相信他是多情的人，因为他望著自己的眼神是如此的深情，她几乎要化在他萦惑人心的瞳子里了。

在关键的时候，他双臂撑在她的肩旁，欲望就抵著她的中心，蓦然，她又看到他眼里的郁光，宁巧儿伸出光洁的手臂压下他的头颅，献上香吻。

无论他的忧郁何处，她都要让他忘了它！

他缓缓进入，将她的痛呼吮入嘴里，仿佛等待了千万年，他终於得到了她的救赎！

他说：「我们以後有的是时间。」她，不是那只无雇命的猫儿。她将他从梦魇里拯救出来。

他的话让宁巧儿一僵。有的是时间？她没有要跟他纠缠呀！

「冷吗？」他的大掌在她身上摩搓，低笑，「你有我摸过最最滑嫩的肌肤。好好跟著本王，本王不会亏待你的。」

冷！所有的热情在这句话里彻底浇熄。他不是专情的人，她也不愿意跟人分享。宁巧儿慢慢挣开他的怀抱。

万俟傲在半梦半醒间扬眉。

「我口渴了。」她说。

「顺便帮本王倒杯水来。」

她点头。起身，先用手绢擦拭身上的痕迹再穿好衣服。走到桌前，望了眼疲累的他，唇畔勾起无奈的笑，掏出失忆散倒入杯里搅匀。

不该记住的，就让他忘了吧！

「王爷，你的水来了。」

万俟傲翻身，枕在她腿上，让她喂他喝水。经历梦魇及刚刚的欢爱，他累了，累得只想好好睡上一觉。

「好好睡吧！我的王爷。明天醒来，你将忘了我，忘了今晚。」

失忆散有安神作用，他睡得极沉。

不知痴望了他多久，直到脚已坐麻，宁巧儿恋恋不舍地轻抚他的脸。她拉起他宽厚的大手在脸上摩搓著，以後，你在抚摸其他女人的时候，可还会记得你说过的话?

心里酸楚楚地，为了毫无理由的妒嫉。

将他的手放回锦被里，宁巧儿走到门边，深深地再望著床上熟睡的人儿一眼，然後，义无反顾的转身走出！

第三章

- 烙——滚烫的心头，熨出忽隐忽现的迷离记忆。

清晨，日光从窗棂筛入房里的时候，万俟傲便醒了。

他眨眨眼、伸伸腰，许久没睡得这么熟了！

突然，他皱起眉头，甩甩头，想不起自己为什么褪尽衣裳。又甩甩头，脑子里就是寻不著片刻回忆，他的记忆力一直很好，连寤寐间作的梦都记得清清楚楚地，可，怎么就是想不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?

印象中，昨晚似乎又作了恶梦? 可是，倘若真作了恶梦，又怎会睡得如此香甜?

将疑虑搁在心底，他起身著衣，瞥见床畔有条手绢，他拎起手绢，上头的淡淡血渍让他又开始怀疑，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?

「王爷，您起床了吗? 」李全在门外轻问。

「起来了。」万侯傲对进到房里的李全说：「叫掌柜过来。」

「是。」李全领命退下。

一见李全来唤，风寡妇心里已然有底，堆著笑定进来，「民妇见过王爷。不知王爷有何吩咐? 」

「昨晚我房里发生什么事? 」万俟傲开门见山的问。

「哎哟！这院落只有王爷跟李爷住下，民妇哪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！」

李全忙问：「王爷！昨晚有宵小入侵吗？属下该死！竟一无所悉！」

风寡妇顺理成章的岔入这话题，夸张的挥手，「哎哟——我们悦来楼不曾发生过宵小侵入的事情！王爷可曾受了侵扰？民妇立刻报官来查！」算准了他必定不会惊扰地方宫府，她故意这么说。

万俟傲敛起眼眸。这掌柜不简单！他若无其事地说：「本王只是随意问问。」

风寡妇说：「对嘛！我就说谁敢在当今相国背书的悦来楼闹事？简直是不要命了！」

李全喝道：「休得在王爷面前无礼！」

「是！」风寡妇恭敬的行礼，「民妇粗野，还请王爷见谅。」

万侯傲挥挥手，李全立刻说：「没事，你可以退下了。」

风寡妇暗松了口气，脸上却不著痕迹，「那请王爷休息，民妇退下。」

才走到门口，竟听到李全说：「对了，宁姑娘准备好了吗？」

见万侯傲疑惑挑眉，李全赶紧解释，「王爷忘了？悦来楼有位厨娘煮的菜合您的口味，属下想延揽入府为您烧膳。」

呵呵呵，风寡妇心虚地先笑再说：「真对不住！宁姑娘昨儿半夜接到家里通知，说她父亲病重，今儿一早已经回家乡探视了。」

李全喝叱：「大胆！应允了王府的差事，竟敢说走就走！」

风寡妇委屈地解释，「人吃五谷杂粮，哪能不病不痛？再说人家的爹都病得快死了，难道能不让她回家照料爹爹吗？」

一番话说得合情合理，李全转身询问：「王爷，需要属下追回宁姑娘吗？」

服了失忆散的万俟傲对宁巧儿没有印象，随意挥手，「区区一名厨娘，不要为难人家了。」

「是。」

风寡妇赶紧谢恩，「谢谢王爷！」

走出房门，风寡妇才吁了口气。

巧儿啊！你这趟去商山可别自投罗网喔，风姨可只能帮到这里啦！

***

宁巧儿带著风寡妇给的盘缠，兼程来到商山，幸亏那夜他没释出精血，才让她不必担心有怀孕之虞。她跟风姨说好了，只要等学到商芝肉的作法，就心甘情愿地回女人国。

来到商山，确实到处都是唤做商山芝的这种野蕨，可她试了又试，还是捉摸不出商芝肉的作法。

「婆婆，难道你们在地人都做不出商芝肉吗？」宁巧儿问让她借住的老婆婆。

老婆婆呵呵笑说：「这里到处都是商山芝，拿它来清炒煮汤都可以，就是煮肉得有些独门配方，一般人还真煮不出好吃的商芝肉哪！」

宁巧儿有些泄气，「真的没有人会煮道地的商芝肉了吗？」她远道而来，就是想学商芝肉哪！

「有倒是有。」

宁巧儿欣喜地拉著老婆婆的手，「婆婆，有谁会煮？我去跟他学！」

「普天之下，大概只有骊王府里的王厨子会煮了，听说商芝肉是他家祖先研究出来的，这么多代以来一直是不传之秘呢！」

「王厨子。」宁巧儿丧气的说：「骊王府哪里是想进去就进得去的呢？」

老婆婆不忍心见她垂头丧气，「我认识王厨子他娘，这么著吧！我帮你问问看王府里的厨房还缺不缺人手。」

「谢谢婆婆！」

「哎！别这么说！这段时间来，你天天煮好吃的东西给我这老婆子吃，老婆子感激在心里哪！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，还不知道有没有缺呢！」

「嗯！无论有没有缺，巧儿都感谢婆婆的帮忙！」

「呵呵呵！你这孩子就是这么贴心。」

***

在老婆婆的帮忙下，宁巧儿果然如愿进入王府工作，她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，担心不巧撞见了他，可怎么得了！

这些日子来他的影像常常浮现在心头，即使不愿意，也必须承认，一直在商山盘桓不去，或许有部分是因为这是他的属地吧！

还记得第二天一早向风姨辞别时，风姨看了看她眼底的泪珠，只淡淡的说，你陷进去了。

她当时不愿承认，推说离情依依、前途茫茫，其实，依依的是初动情怀，茫茫的是难舍难离啊！

「宁巧儿！宁巧儿！」王厨于几声呼唤。

嗄？宁巧儿回过神来，赶紧对满脸须髯的胖厨子道歉，「师傅！对不起，我出神了。」

「你呀！」王厨子摇头，「把这些荸荠去去皮、再浸冷水，午膳要用的。」

「是！」宁巧儿捧著一篓荸荠走到厨房角落。

王府的厨房恁大！光是大厨子就有好几位，各司其职，有的专擅汤水，有的负责鱼肉，像王厨子就只负责肉类烹调。厨房里的各式炊具更让宁巧儿看得是眼花撩乱。这是她梦寐以求的神仙之地啊！

她一边流利的削著荸荠，一边张望众人井然有序的工作著。

「何大婶，今儿个加菜吗？」又是燔鱼又是无羹的，纵是御膳也不过如此吧！

坐在她身边的何大婶一边洗菜，一边回答：「王爷要回来了呀！你新来的不知道，王爷那嘴可厉害了，咱们端出十道八道，他还不见

得咽得下肚，难为了大师傅们，得挖空心思做出合他口味的膳食呢！」

他要回来了呀！

何大婶瞄眼发愣的宁巧儿，「你得赶快！王府厨房里薪饷高归高，要注意的事情可也不少！卫生乾净是必须的，还得赶得及王爷随时传膳，你再摩摩蹭蹭，」她比了比王厨子，附耳悄悄说：「当心那大嗓门的开骂！」

才正说著，那厢王厨子一手执杓，一手擦著腰、岔开腿，声若宏钟的吼著，「薇菜洗好了没？我锅里的羊肉都快熟透啦！」

「就来啦、就来啦！」何大婶吐吐舌，「你手脚也得快点！王厨子炒起菜来劈里啪啦，一下子就一道菜了！」

宁巧儿微笑，「我知道，谢谢大婶。」他，真的回来了。

她三两下削好皮，将荸荠浸入冰水里，冰水沁进手里，沁出冰红，她不介意，喜孜孜的洗著菜——他要吃的菜。

***

「王爷。」王府卢总管候在大门迎接。

「嗯。」万俟傲走进大厅，长袍一甩坐下，「府里可有大事？」

「老王爷从岭南捎来信息，算算行程，会在两个月後回府。」

「届时准备船宴接风。」爹肯定是嘴馋，想吃吃家乡菜才甘愿回府的。

「是。」卢总管继续说：「还有香香公主预计两日内抵达府中——」

还没说完的话，结束在万俟傲转冷的眸里，「谁请她来的？」

「王爷离府的第二天，香香公主就派人前来探询，得知王爷不在府中，便留下话，说等您一回府，她会立刻快马出宫，」王爷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卢总管吞吞唾沫，「应该明晚就会到达王府了。」

万俟傲轻哼一声，「派人叫她不必来了。」

卢总管硬著头皮说：「王爷，香香公主乃是圣上最疼宠的长公主，老奴以为，还是应付一下较好。」

万俟傲掀起嘴角，笑得极冷极轻，「你以为我会在乎得罪她？」

卢总管赶忙一揖，「老奴认为王爷不在乎得罪皇室，但老王爷与圣上有金兰之情，对香香公主也疼爱有加，老奴以为，王爷会看在老王爷的面子上，虚应一番。」

哼！万俟傲轻哼站起，往内室走去。

「王爷！」他停下脚步，卢总管追上前问，「设曲江宴来迎接香香公主，王爷以为然否？」

万俟傲大袖一挥，「随便。」他对那骄纵的女人毫无兴趣。

「王爷要传膳了吗？」卢总管又问。

「本王还不饿，晚点再传。」万俟傲往里走了两步突然想起，「有糕点吗？本王想先用点心。扬府的糕饼节也不过尔尔。」他嘟囔著。脑子里一闪而过糕饼的味道，大概扬府的糕饼让他失望，才会有此念头吧！

跟在身後的李全讶异地望著他，王爷怎么没提起之後在悦来楼吃到的曼陀罗饼呢？主子既然没提起，他做人下属的也只好将疑问搁在心底了。

卢总管听了很是伤脑筋，原本厨房里是有个专烘糕饼的许厨子没错，但前几天就因家里有事请假出府了，他没想到王爷会这么快回府，也没想到不喜甜食的王爷在回府之後，第一个点的就是糕饼，怎么办呢？

***

听完卢总管的话，众厨子面面相觑，不晓得该如何是好。

「就是这样了。」卢总管下了决定，「总之，王爷要吃糕点，不管你们会不会做，赶紧做出来交差吧！」

「总管！我们几个哪有人会做糕饼哪！」王厨子先喊出来。

「是啊，临时教我们想破头也捉不到诀窍呀！」负责蔬馊的崔厨子也哇啦叫著。

「不管了！你们不都是名厨吗？总会想出办法的。煮菜嘛，还不就是这么回事！」卢总管摆摆手走出去，「快点！王爷等著呢！」

卢总管走後，众厨子一片唉声叹气，站在旁边的宁巧儿想过要出手帮忙，又怕强出头会暴露了身分，便踱回角落拣菜。

果不其然，厨子们七拼八凑的糕点，在万俟傲轻尝一口之後被退回，就连午膳他也不传了。听上菜的婢女形容起王爷的震怒，厨房里又是一片唉声叹气。

他总是这么任性吗？

将完好的菜倒入馊桶时，宁巧儿也叹了口气。

可惜了这些食材、还有厨房众人几个时辰的辛劳，就这么沦为猪食，真是暴殄天物哪！

接著，厨房里又重新起锅开灶，为王爷的晚膳准备。

***

万俟傲瞥了眼晚膳後便说：「撤下去！」他没来由地生气。明明不好甜食，可怎么就是想尝尝糕点？像是有段记忆凭空消失了一般，仿佛只要尝到糕点，就能唤起那段记忆。

他恼，却厘不清自己为何而恼。虽然挑嘴成性，却不曾如此难缠。心里就是闷著，饿著的肚腹也不肯将就。怪！

卢总管挥手，示意婢女撤下菜肴。「王爷，老奴已经派人快马叫回许厨子了，您别饿著，先垫点东西可好？瞧这羊脍可是王厨子精心料理——」

万俟傲只淡淡一瞥，卢总管便停住嘴，示意丫鬟撤下晚膳。

房里的空气冷凝，随著万俟傲持续一言不发，卢总管也难安的候在一旁。开朗的王爷怎么会生出心思难测的王爷呢？他第无数次有这疑问。

也难怪卢总管会这么想，因为老王爷虽然拥有几名侍妾，却始终没有为他生下一儿半女，後来老王爷出府一趟之後，抱回仍在襁褓中的小王爷，小王爷不是老王爷亲生子的传闻，便传嚣在仆人之间，随著小王爷日渐长大，他与生俱来的尊贵气质，加上老王爷对他的爱护，才让众人相信他们是父子。

说真格的，现在的王爷矜贵高傲，也没人敢质疑他的身分。

时间片片刻刻地过去，卢总管走也不是，不走更难受，终於，万俟傲轻掀薄唇，说：「上卤肉吧！」

这几个字宛如天籁！卢总管几乎要为主子终於肯吃东西而叩谢鸿恩！「要商芝肉吗？我让王厨子马上做！」

「就卤肉。」恍惚间，他又想起了一道似乎吃过的菜，万俟傲眉头微皱，回想著，「不炸不蒸，不是商芝肉，入口即化。」想不起来了。「叫他们做吧！」

「是！」卢总管说，「属下马上要厨房做出来！」

听完卢总管传达的话，王厨子一双浓眉绞成麻花，「不炸不蒸，入口即化？唔，好吧！」

看著他转身挑肉，卢总管忧心的问：「老王，你行吧！」

王厨子瞪他一眼，「不然你来做！」

「好吧！别再让王爷饿肚子了。」卢总管交代後，便定出厨房。

「巧儿！洗些老姜蒜头过来！」王厨子吆喝著。

「喔。」宁巧儿乖顺地挑姜蒜。身为王爷就骄贵到这种程度吗？整个厨房为了他一个人而忙著。不想多管事的，但手却自动拣出青绿蒜苗洗净。

「巧儿！快点，我要爆香啦！」看到她拿来涤篮里的蒜苗，王厨子吼著，「我要的是蒜头跟老姜！你洗这没用的蒜苗做啥？何大婶，你去洗！」

再一次忍不住地，宁巧儿说：「师傅，以蒜苗卤肉更具清香，您不妨试试。」她记得在悦来楼时，他吃了很多卤蒜苗。

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。这对大厨来说，是最不敬的举动呀！

王厨子怒目瞪她，由鼻孔里喷出的气息都喷飞了胡子。

宁巧儿坦然无惧的望著王厨子，微笑说：「王爷空腹，一下子给了太浓郁的香辛料，恐怕适得其反，巧儿认为换换不一样的口味也无妨，您觉得呢？」

奇迹地，王厨子居然没有驳斥，见他转身站回灶前，宁巧儿微微一笑，俐落地先切下蒜白让他爆香，接著将长长青蒜绑出几结，在王厨子倒下的卤汁滚後一起放入。

王厨子扭头本欲开骂她的自作主张，结果「噫」一声转头嗅著，「好香！」

宁巧儿还是从容的微笑。「师傅英明，知道卤汁滚了才能带出青蒜的香味。」

「真的好香喔！」有人附应了。

哼。王厨子意思意思地轻哼一声。拿起切好的肉块，犹豫著要直接下锅，还是像从前一样先过油炸?

「王爷说不炸不蒸，师傅是想直接放进锅里吧！」宁巧儿轻轻的提醒。

「还要你说！我当然就是这个意思！」

「师傅睿智。」宁巧儿也不生气，笑嘻嘻的说，心里却微微有著隐忧。

她会不会管得太多了?

旋即，她抛开这个念头。万俟傲服下了失忆散，不会记得她在悦来楼也是这么煮的。

***

就是这个味道！王厨子居然能完整无遗地卤出他形容不出的这种滋味！

万俟傲虽未开口，但脸上细微的表情，已经让卢总管看出他的满意，提了一天的心总算松下了。

丫鬟传回来的消息，让厨房里的人都开心地笑了出来。

「熄火、洗灶！」王厨子一声令下，忙了一天的大夥儿终於可以歇息了！

宁巧儿也放心下来，提著炉具往外走。

「咦？你在做什么？」王厨子问。

宁巧儿不解地眨眨眼，「到外头水井洗锅子呀。」不是收工了吗？

王厨子拿下她手中的炉具，「以後你别做这些粗重的活儿了，做我的助手就得了。」

宁巧儿还愣著，何大婶赶紧拉著她说：「还不赶快跟王厨子道谢！」

天气好些还无所谓，天冷时洗菜洗锅可会冻伤手的！巧儿乖巧，始终静静做这些粗重的活儿，也不喊苦，她看了都心疼呢！难得有这天大的机会，以後巧儿就可以轻松多了。

「谢谢师傅！」宁巧儿开心地谢著。能跟在王厨子身边当助手，就更有机会习得商芝肉的作法了！

她才想著，王厨子就说：「除了煮商芝肉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得回避之外，其他时候你就跟著我。」

嗄？宁巧儿有些失望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何大婶以为她听不懂，帮忙解释著，「商芝肉是王厨于不传之秘，每回他煮这道菜的时候，身旁都不准有人的。」

「喔！」宁巧儿只能这么说。

***

睡不著呢！

宁巧儿翻来覆去，幸亏同张大床上的何大婶累瘫了，没教她给吵醒。宁巧儿蹑手蹑脚地起身，披上斗蓬定到屋外。

月牙儿弯弯，没有太多的月光可以洒下。朦胧地，像她心头暧昧的思绪。

宁巧儿坐在亭子里，想分析对他的感觉——她再也无法欺瞒自己对他没有丁点感觉——一直以来，她心里只装得下关於炊膳的事情，没想到一出女儿国，就碰著心思复杂的他。

你骗人！心里有道声音戳破。

唉！即使铁了嘴说来骊王府单纯只为了学做商芝肉，她还是无法对那一夜自圆其说。

好复杂哪，这一团纠纠葛葛！宁巧儿决定搁下所有想不透的心思，过一天算一天吧！如果没机会学成商芝肉，她就乖乖回女人国。

宁巧儿起身，要回房里睡。经过厨房时，看见丫鬟水秀探头探脑的，不知在张望什么？

水秀见到她，松了口气说：「王爷又饿了，你想想办法吧！」

「我？」

「当然是你！你不是厨房里的人吗？」饿著的王爷难伺候、被吵醒的厨子大爷同样面貌狰狞，她才犹豫著不敢喊人，幸好这会儿逮到人当盾牌了！「随便你要喊醒谁，总之快点煮个热食给王爷吧！」

「喔！」宁巧儿无声叹气，他怎么尽跟厨房过不去？她认命地走入厨房。

水秀见她蹲下开始生炭，讶异问道：「你不喊王厨子他们？」

「大夥都累了一天了，别吵他们吧！」

「你会煮？」水秀相当怀疑。可她俐落的身手又让人不得不相信。

宁巧儿一手拿著小锅，笑著说：「不然你来？」

「甭甭甭！我不会煮菜！」水秀连连摆手，「还是你来吧！」

宁巧儿三两下便煮好了一碗馎馎疙瘩。

「这什么？」味道很香，看起来却怪怪的。馎馎可以煮出这么怪异的东西？她还第一次看到。

「馎馎疙瘩。」宁巧儿将那碗馎馎疙瘩放在托盘上，「你趁热送给王爷吃吧！」

「呃？」水秀有些不安，她伺候王爷那么久了，什么山珍海味没见过？还真是没看过这种奇怪的面食！「你帮我送去好吗？」她央求著。

「我？」宁巧儿有些愕然。

「拜托啦！」水秀不待她拒绝，便赶紧溜之夭夭。王爷今晚火气不小，还是别在这当口触他火头吧！

「暧！你别走呀！」宁巧儿唤不回她，望著桌上冒著热气的馎馎疙瘩，认命地端起托盘。

***

「王爷，您的点心送来了。」

「进来。」万俟傲望著眼生的她，「我没见过你。」

「我是厨房里的丫鬟，水秀人不舒服，让我替她端来。」宁巧儿低著头说。

印象中，依稀有过同样的场景，万俟傲蹙起浓眉，「抬起头来。」

宁巧儿硬著头皮抬头，四目对望，他仍是一派倨傲不逊的模样。

好熟悉的一双眸子！见过她吗？万俟傲甩甩头，找不出一丝记忆。

宁巧儿以为他难看的脸色是因为饿了，赶紧端了放在床旁花几，「王爷请用。」

万俟傲瞥了眼後，问她：「这是什么？」

「馎馎疙瘩。」宁巧儿见他眉峰微拢，赶忙解释，「厨房里都熄火了，又怕王爷饿著，我用馎馎掐出的疙瘩下了碗面，王爷请尝尝。」

万俟傲没有纠正她口口声声「我」的自称，奇异地，他并不希望她跟其他丫鬟一样自称奴婢。甩开奇怪的心思，他沉声说：「喂我。」

嗄？宁巧儿半张著嘴，不知该如何回应。

她矬矬的样子颇是有趣！依稀也曾经这般逗弄过她。万俟傲唇畔勾出不怀好意的笑，「你不敢？」

宁巧儿嘟著嘴，端起面站在他跟前，小心地吹凉馎馎疙瘩，再送入他的嘴里。这人都让丫鬟这么喂的吗？心里有些不舒坦，喜欢上这种花心的男人真没用！

喜欢？她喜欢他！？宁巧儿愕然抬眼，恰恰望入他的瞳眸，他幽深的瞳仁里带著些许兴味，她狼狈地低头。

怎么会喜欢上这么复杂的人呢？宁巧儿停下动作，咬著下唇陷入沉思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？

他微笑看著她时而咬唇，时而蹙眉的可爱模样，她站在他的双腿之间，极近的距离里，他可以闻到她身上的幽香，万俟傲一只手包覆著她的手帮忙拿著面碗，另一只手掌则抓起她拿筷子的手，吃起好吃的馎馎疙瘩。

他没见过这么会发呆的丫鬟，当然，也没跟丫鬟这么亲近过。但她是特别的，仿佛他原就该如此逗弄著她。

直到吮完最後一滴汤汁，满意地舔舔嘴唇，他将面碗搁到一旁，一双大掌环著她的腰际，她仍视若无睹地皱著眉，还呆著呢！

她这样子好可爱！万俟傲俯身用额头抵著她的。

还没从为什么会喜欢他的迷思中找到答案，赫然一张放大的脸就出现在眼前，惊醒了宁巧儿。

吓！她直觉想往後靠，这才发现自己陷在他的怀抱里，宁巧儿双手抵在他胸前，「王爷！？」

「神游太虚回来了吗？」他欺身向前，抵著她的唇说。

不待她回答，厩住她红嫩的唇瓣。

果然如记忆中的甜美！不管「记忆中」是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，万俟傲顺著心里的想望更加深了这个吻。

彷佛等待了千年，他狂野地吻著，心里的疑团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。朦朦胧胧地，有一段记忆似乎即将冲破莫名的封印——

她的味道是如此熟悉，她的回应是如此自然，她是谁？他会想起来的！

他的吻带来酥麻的感受，宁巧儿原想抗拒的，继之一想，反正还有失忆散，就再沉沦一次吧！

心念既已决定，抵在他胸前的手缓缓来到他的颈後，压下他的头颅，献上诚然的心服。

她的热情点爆他的，万俟傲往後一躺，双双跌入床上，他的狂野、她的奉献，激荡出无限旖旎的春色。

他想起来了！

那天，就在悦来楼。记忆如开闸的洪水奔腾而来，他想起了她亲手做出的曼陀罗饼，想起她澄澈如子夜的眸子，也想起了他们的第一次。想不通的是自己怎么会忘了她？而她又是怎么进入王府的？

「嗯？」宁巧儿疑望著停顿下来的他。这次不会像上回那么疼了，她以为他是因为这样才停下来的，却娇羞地不知道该怎么说。

没关系，他们有的是时间厘清疑虑。她的秀发铺散在枕上，无瑕的脸上满是娇媚，温热的甬道紧紧包覆著他，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在这个时候找到答案！万俟傲抛下所有问题，专心地让彼此到达欲望的顶峰。

「啊！」在无法承受更多的时候，宁巧儿紧紧抓著他刚健的手臂，喊出声来。

他也释放出欲望了。疲累的万俟傲躺在床上，将她揽到胸前，手则恋恋不舍地抚摸著她滑细的背部肌肤。

「睡吧！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。」她也累坏了，这个迷人的小东西！

他的话让她身子一僵。明天？他们没有明天！

万俟傲没有忽略她细微的动作。

宁巧儿支起上身，望著闭眼休息的他说：「你会不会口渴？要不要喝水？」

万俟傲隐隐察觉出不对，却故意顺著她的意思，「好。」他倒要瞧瞧她是如何让他失去记忆的。

宁巧儿起身，捡起散落一床的衣物，摸摸暗袋。

还好，失忆散还在！她没瞧见身後的他，始终半眯著眼，从绵密的睫毛里盯觑她的一举一动。

她蹒跚地走到桌上倒了杯水，在她转身时，他及时闭上眼睛，见他仍在闭目休息，宁巧儿拿出失忆散倒入杯里搅匀。

端著杯子走回床头，「王爷，水来了。」

「嗯。」万俟傲让她喂入那杯有问题的水，含在嘴里，趁著躺回床上时悄悄往墙角吐掉。他在赌，赌她有没有恶意，倘若她真想害他，他会要她生不如死！

宁巧儿将空杯放在床头，望著背对她睡著的万俟傲，轻轻的说：「你知道吗？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」她的手爱怜地抚上他俊朗的侧面，「你如果知道了，一定会笑我不自量力吧！」

对女人国的女孩们来说，发生关系比发生感情来得容易，她还不打算付出心意，将自己锁入毫无把握的情感中。

但「心」不是想拴就拴得住的。因此，她得逃得远远的，离他越远才越能管得住心。

望著熟睡的他，宁巧儿忍不住躺在他身旁，从他身後抱著他，「可是，我是不能喜欢你的，那会让我走不开。」

走？她要走到哪里？万俟傲心里竟被无法言喻的情绪揪著，屏息等著她继续往下说。这种吊揣的心情就跟紫夫人拎著那猫时的忐忑相等。他没空搭理自己莫名其妙的在乎，注意凝听她几不可闻的叹息。

「你们男人呀，自诩风流，却没想到女人家的感受。」宁巧儿对著他的背轻启红唇，「幸好我本来就不打算留下。」用力嗅著他身上的味道，「谢谢你让我拥有这段美丽的回忆，我会永远记得你的。」

背後湿湿的，是她在哭吗？万俟傲的心挨了闷棍，疑问像一大堆泡泡涌出——她从何而来？因何而来？要走去哪里？但他忍著，不打

草惊蛇。

万俟傲可以感觉得到她温润小手，恋恋地抚上他闭著的眼窝，她叹息，无声，气息却夹著浓浓的惆怅袭向他。

「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拭去你眼底的沉郁。」她笑了，笑得好凉薄。「真不自量力呵！」她柔软的唇吻上他的，「如果能够，所有过往的、未来的不愉快都由我受，只希望还你欢乐无忧。」

为什么会这么说？她不明白，隐隐地就是心疼他。

下定决心地，宁巧儿起身，「你放心，失忆散只会让你失去一段记忆，对身体没有影响的。」

他感觉得到她痴恋不舍的目光，心里仍在为她的话冲击不已。

只见过几次面的她，竟能看出他「眼底的沉郁」并「都由我受」！？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些话，她们爱他、怕他、巴结他，却没有人会全心全意地想担下他的愁苦！

这女人！万俟傲想笑她傻，却不得不承认，这份痴傻已经傻入他的心里了。封闭许久的心不意间被傻气的她撞开，再也维持不了冷峻。

良久，她悠悠叹息，「我该回房了。」冲动地，她弯身又在他颊上印下一吻，「好好睡吧，我的王爷。明天，你还是高高在上的王爷，今夜之於你，不过是春梦一场。」她自言自语著，「我会把它永远放在心里，永远。」

直到传来关门的声音，万俟傲蓦然睁开晶亮的眼眸，不管她为什么要走，她，走不了了！

「来人！」他昂声一吼。

「王爷。」院外侍卫立刻应声。

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许离开王府。」

「是。属下立刻传令下去。」

只是喜欢？万俟傲嘴角露出极浅的笑，本王要你爱本王、同样在乎本王！

第四章

灼——你眸里炽烈的情火，熏烧出暧昧混沌的氛围。

宁巧儿一早便收拾好包袱想走。既然学不到商芝肉，还是回女人国吧！迟了只怕连心都给丢了。

谁知一到门口就被侍卫拦下，卢总管又说，公主今天就会抵达王府，厨房里正缺人手。她心想，既然走不了，也没办法，却不愿意承认——其实有几分舍不得离开他。

「嗳！你这丫头怎么说走就走呢？」王厨子哇哇叫著。

宁巧儿不好意思地低著头。

何大婶帮她缓颊，说：「哎哟，我说您就别嚷嚷了，人留下来就好。」

「今晚的曲江宴得准备百来道菜，快点来帮忙吧！」王厨子一吼，整个厨房又火起来了。

***

夜里，骊王府中间的紫雩楼人声鼎沸，婉蜒的人造流盃渠旁已经布置好座位，盏盏的灯火亮在渠边渠里，妆点出璀璨的光辉。

香香公主见了很是高兴，她对斜坐首位的万俟傲说：「看这样子你为了本宫到来，还费了一番工夫呢！」

万俟傲睨了她一眼，「是卢总管全权负责，与本王无关。」

香香公主咬著牙说：「几年不见，你还是这副死样子！」

万侯傲不痛不痒的回道：「几年不见，公主还是一样刁蛮。」

「你！」

「上菜！」眼看情况又要脱序，一旁的卢总管赶紧指示上菜。「公主，今晚有您喜欢吃的驼峰炙、素麟脍，您尝尝合不合胃口。」

「哼！」香香公主努努鼻子，示意身旁的贴身侍卫，「我要吃驼峰炙！」因老王爷善品美食，骊王府里厨子做的驼峰炙，比宫里御厨做的还好吃呢！

万侯傲瞄了瞄专心为公主切出肉丝的侍卫，俯身从渠里木盘上拿起酒杯，有意无意地说：「这么多年了，徐离兄还没被公主刁钻的性子吓跑，真是可喜可贺！」

徐离化没有吭声，倒是香香公主心慌的望他一眼，见他没有反应，才转头瞪著万俟傲，「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！」

万俟傲不以为忤，修长的手指轻轻一推渠里流下的木盘，「这是府里珍藏的佳酿，请公主尝尝。」

香香公主伸手想从水渠里拿起杯子，可木盘经过她座前时，却突然加速流走——

电光石火间，徐离化一臂挽住重心不稳、险险落入渠里的公主，一手俐落地捞起酒杯，递到公主手中。

惊魂甫定的香香公主，气急败坏的说：「万俟傲，你用内力使诈！」

万俟傲举起杯子，潇洒一笑，「公主别太高兴。」

顺著他意有所指的视线，徐离化迅速放开香香公主，低喃：「属下冒犯了。」

香香公主若有所失的模样，落入万俟傲眼里，他邪邪地笑了。

***

宁巧儿站在远处角落，偷偷往紫雩楼方向张望著。

「很豪华吧！」何大婶笑嘻嘻的说。

「嗯。」

「曲江宴是皇家宴席，一般都是皇帝赐宴进士用的，骊王爷深得圣上宠信，所以王府里也凿了流杯渠。」何大婶仔细的解释，「你瞧，菜由入口上，顺渠而流，让坐在渠旁的人循序取用，兜了一圈之後，流往出口由丫鬟收回。这水流快慢、渠径大小都是学问哪！」

「嗯。」宁巧儿漫应著。她眼里只有明艳照人的香香公主，「公主好美呀！」

「那可不！香香公主可是圣上最疼宠的长公主，香香是公主的名，封号是建国公主。」

「公主常来府里？」

「不常来，前阵子听说圣上有意将香香公主赐婚给杜相爷，谁知这婚事不了了之，杜相爷也成亲了，现在大家都猜测应该会赐给咱们王爷。」

「王爷跟公主郎才女貌，真是天赐良缘。」不想这么说的！嘴里却违背心意地说出矫揉的话，心里好涩哪！

没看出她脸上异样，何大婶说：「对呀！咱们王爷一表人才，配国色天香的公主再好不过了！咦？好像要收拾了，咱们过去帮忙吧！」

宁巧儿默默跟在何大婶身後来到紫雩楼，王爷跟公主都已经不在了，她闷著心收拾杯碗，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沉重。

「巧儿，你跟我来。」水秀拉起她，「王爷交代要你到香云榭伺候。」

「我？」宁巧儿很惊讶。

「嗯！」水秀不由分说地拉著她往房里走，「要伺候王爷、公主，可得先打扮打扮才成！」

***

香云榭里炉香袅袅，香香公主望了望案头的古筝，对闲坐在对面的万俟傲说：「好久没听到你弹古筝了，为本宫弹奏一曲吧！」小时候她最喜欢缠著他弹琴了，俊美的他弹起琴来，风韵更甚女子。

谁知後来他变得阴阳怪气，听紫夫人说，他不知怎地还砸了父皇赐的那把上古名琴，多亏父皇不予降罪。从那之後，他便不再轻易弹琴了！

万俟傲斜睨著她，似笑非笑的说：「想听琴？」

「嗯！」香香公主忙不迭地点头。

「自己弹。」

香香公主鼓著脸颊，「本宫如果自己会弹琴，还需要求你？」一双眼娇羞地瞄向身後的徐离化。死万俟傲，故意让她在他面前丢脸！

徐离化面无表情。公主跟骊王爷之间果然情谊深重。

万俟傲倾身向前，奸邪一笑，「本王多年前便立下心愿，今後只为心仪女子弹琴，公主，还要听吗？」

跟著水秀走入花榭里的宁巧儿，恰好听到这段话，脚下一顿，咬了咬下唇，低著头跟著走到他身後。

「王爷，巧儿来伺候您了。」

「嗯。」万侯傲连正眼都没瞧她们一下，只点头挥手。

「机灵点！」水秀低声叮咛宁巧儿之後，就行礼退下。

果然是粉雕玉琢的美人儿！近距离见到公主，宁巧儿心里酸酸楚楚地，抓著手站立在王爷身後。

香香公主让他方才的话给吓呆了好一会儿，呵呵傻笑，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专情了？」

人人都知道万俟王爷看似多情，其实最无情，多年以来，始终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抓住他的心。只弹琴给心仪的女人听？要她呀！想到这里，她的心也就定下来了。

万俟傲还是那抹邪笑。

他脸上的笑容碍眼极了！臭万俟，一定故意唬弄她的！香香公主故作羞怯的说：「王爷既然愿意弹奏，本宫自然洗耳恭听。」

万俟傲挑眉，旋即坐正，修长的手指宛如抚摸爱人般地拂过黑檀木做的古筝，低沉的嗓音满是魅惑，「琴啊琴，今朝有幸奏给本王的心上人聆听，你可得好生努力。」话声一落，只见他手指轻捻慢挑，悠扬的乐音立刻回荡在整个香云榭里。

宁巧儿痴看他的指尖在弦上熟练地轻挑慢捻。俊美无俦的他跟悦耳轻柔的琴声，交织出好美好美的一幅画面。

她好羡慕香香公主！倘若他也能如此深情地为她弹奏，她甚至可以为他生、为他死！

女人哪，求的就是一份深刻的感情。

香香公主可不这样想，她虽然不懂音律，可在宫里总也听过嫔妃们弹琴，不至於听不出他的琴声里没有太多的感情。

突然，琴声一转，缓缓加快的节奏，隐隐透露出他不欲示人的内心世界。

想起了盘旋不去的梦魇，想起了无能救下的那只小猫，悲愤的情绪从他的指尖化为音乐，详实地传达出来。

好无奈的乐音哪！无形的乐音伴著有形的炉烟，缥缥缈缈、虚虚无无间充斥著沉重氛围，宁巧儿不自觉地揪著衣襟，巨大的痛苦让她喘不过气来，发出压抑的喘息声。

轻微的喘气声传入他耳中，悲昂的琴声戛然而止。

啪啪啪！香香公主鼓掌，「王爷好琴艺！连你的随侍婢女都感动得流泪了呢！」

她哭了？万俟傲强抑转身的冲动。

他自己仍然深陷在巨大的震撼中，对於自己居然掩藏不了梦魇的震撼。如果她没有出声中断了他的弹奏，那他或许会走火入魔！

万俟傲毕竟是万俟傲，很快地就恢复平静，若无其事地说：「本王的琴艺进步到可以感动人心的程度了？」

宁巧儿羞得无地自容。事实上，她也不愿意继续看著他们谈情说爱，顾不得礼仪，匆匆敛礼，「王爷、公主，请容奴婢告退。」

她声音里浓浓的鼻音令人不舍，万俟傲望著小跑步离开的她，心里泛出一阵怜惜。

香香公主像抓到把柄似地，「啊哈！敢情你的琴是弹给她听的？」臭万俟，害她提心吊胆了一下！

万俟傲冷冷瞟她，「公主还是管好自己的终生大事要紧吧！」

说不出心里的怜惜从何而来，昨晚，他以为自己留下她，是因为恋著她迷人的身子，或者，想要征服她的倔强，但，这些都无法解释

他为什么会愿意弹琴，从紫夫人嫁祸他打断御赐名琴之後，他已经许久不曾碰古筝了。

被踩到痛脚，香香公主不服气地说：「你管我！小心我请父皇赐婚！」吓死你！

万俟傲不以为意地举杯一饮而尽，寻衅地说：「这婚事杜御莆推得，难道本王就推不得？」

呵！香香公主很是生气！双手撑在桌面上，恶狠狠的说：「那是我父皇自作主张先跟杜御莆提的，就算他肯，本宫还不愿意呢！我警告你，不准再拿这档事笑我！」

「哦？」万侯傲挑了挑眉，故意激她，「那公主处心积虑来到骊王府，难道不是有意求婚？」

她只是寻个名义出宫，好争取跟徐离化私下相处的时间。这点，他们心照不宣。

香香公主气得涨红了粉脸，忽然想到他刚刚的脱序，以及哭著跑定的那名丫鬟，她露出贼笑。

「万俟傲，别再惹本宫唷，当心本宫假戏真作，当真请父皇赐婚，那你就头痛了喔！」

万俟傲不以为意地耸肩，「随你。」横竖圣上久居离宫，有意禅让皇位。就算她去吵去闹，圣上也未必会理她。

香香公主看出他打的主意，嘿嘿直笑，「就算父皇不管事，你可别忘了，我建国公主乃是皇兄最疼爱、同母所生的亲妹子，皇兄登基後第一桩赐婚，你总不敢不从吧！」

万俟傲蛮不在意，轻睇，「不从又如何？撤销骊王爷的封诰？我不在乎。」

「你不在乎，万侯伯父会在乎吧！」见万俟傲脸色一变，香香公主伸手拍拍他，「对不起，我玩笑开过头了。」

万俟傲脸上闪过一抹被看透的狼狈，起身瞪著她，「你以为你懂什么！」

望著他拂袖而去的背影，香香公主喃喃自语：「看来他仍然没能从她的伤害中复原。徐离化，你知道吗？他小时候很开朗、很活泼的，还常捉些青蛇、虫子来吓我，没想到紫夫人竟然会害他变成现在这么不可亲近的模样，唉！」

徐离化没有答腔，双手在身侧悄悄握拳却又放开。

他还在痴心妄想些什么？尊贵的她，当然只有英挺贵气的骊王爷匹配得上，而他，只是回纥藩将罢了。

***

水秀站在厨房门前，吞吞吐吐的说：「巧儿，你能不能帮我寺酒去伺候王爷？」

宁巧儿动作停顿了一下，接著若无其事的继续收拾食材，「我是厨房里的丫鬟，伺候王爷不是我的工作。」

水秀为难地绞著手，「王爷从香云榭离开後就到了静心斋。好巧儿，你帮帮忙好不？」

宁巧儿回过头疑惑的问：「静心斋？」

「嗯。静心斋是老王爷侍妾、也是养大王爷的紫夫人生前住的别苑。王爷心情不好时，总会到静心斋喝酒。」

心情不好？是公主给他气受了吗？宁巧儿压下心里泛出的酸苦，扯出笑脸说：「那你就过去伺候呀！王爷没有传唤，我帮不上这个忙。」

水秀见她拒绝，急得快哭了！「巧儿！求求你帮忙送酒过去好不好？」

宁巧儿挑起丽眉，水秀干嘛如此惊慌？

水秀瞄瞄四下无人，只好硬著头皮、悄声地解释，「

Chapter_2

静心斋闹鬼，我不敢进去。」

宁巧儿张大水眸，「不可能吧！」堂堂骊王府会闹鬼？怎么可能！

「真的啦！府里大家都知道，静心斋夜里总会传来紫夫人的哭泣声，尤其到了秋冬，哭声越是凄凉，那里白天都没人敢靠近了，更何况这会儿都入夜了！」水秀拉著她的手，「巧儿，拜托啦！其他丫鬟都不肯帮忙，我只能求你了！」

宁巧儿本就不信鬼神之说，加上水秀苦苦哀求，「好吧！」

「谢谢你！」水秀如释重负，端起酒菜，「来，我带你过去。」

两人来到骊王府後院，水秀将托盘交给宁巧儿，遥指著说：「那就是静心斋了，你可不可以自己走过去？我真的好怕！」

宁巧儿看了看吓得脸色苍白的水秀，唉！「好吧，我自己过去。」

「谢谢！谢谢你！」水秀连声道谢後便溜了。

静心斋前後临水，院里种了许多芭蕉及竹子，风吹叶动，确实有几分像是女子哀泣声。宁巧儿问心无愧，倒也坦然。她越过曲桥，穿过回廊，便看到了坐在轩前的他。

晕黄的烛光下，他的身影透著几分萧索，看得她好是不舍！

他看来神色自若，可由他僵硬的身体看得出来，他不像表面上的轻松惬意。宁巧儿压下心里的疑问，慢慢地走上前。

越是心情低落，他越会到静心斋，纵有鬼魅，他也要看看她如何近身。报应？哼！他问心无愧！

听见足音，见是她，万俟傲挑起浓眉。

「水秀人不舒服，我帮她送酒菜来给王爷……」怕他怪罪水秀，宁巧儿支支吾吾地解释。

见万侯傲没有说些什么，宁巧儿在他炯炯的目光下布好酒菜，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。

「坐下。」

嗄?

万俟傲轻启薄唇，「陪本王喝酒。」

宁巧儿摇头，「奴婢不——」

他打断她的话，「你不是奴婢！」

嗄? 宁巧儿张著嘴，不知道如何回应。

万俟傲笑了，「坐下。」

她愣愣的坐下。

万侯傲斟了两杯酒，递给她一杯，她傻傻的接下，他举杯，她也跟著举杯。

「本王的酒是不加药的。」蓦地，他突然开口。

咳咳咳！他的话让她一惊，入喉的酒液猛地呛出！

还来不及反应，他健臂一伸，她已经落入他的怀里，大掌在她纤瘦的背後轻轻拍著，「瞧你，连喝口酒都会呛到。」

他的话里可是怜惜? 他的手劲好轻柔，他的眼神好醉人，宁巧儿想起他刚刚说的话，正襟危坐。

「奴婢，」他不悦的轻哼，她赶紧改口，「我不懂王爷的意思。」

万俟傲支起她小巧的下颚，笑著说：「装傻！」

他的眼神好专注好专注，她望著他瞳眸里的自己，几乎要醉了。

她芳唇轻启，灿亮的眸子变得迷离，美得如梦似幻，他笑了，缓缓低下头，吻住等候了一天的唇瓣。

他的舌轻而易举地进入，带著酒味与柔情，攻占了她的理智。

她甜美的唇为他而启，任他轻吮慢挑……只等候了一天吗? 他仿佛等了几辈子时间呢！

在他的唇舌及爱抚下，她什么都听不见、什么也顾不了，只知道自己想他想得难受！

当他再度占领她时，她已经不再感觉微疼，少了疼痛的干预，这次她更放、更媚、更激出他的狂！

轩旁廊下有滚水坝，水声淙淙，又急又快，她的也又急又快，再一次的，她让他毫无保留地释放一切……

万俟傲抱著她起身，她虚软地趴在他肩上，他走入滚水坝，水从两人头上兜淋而下，「啊！」她轻呼。

水温没有想像中的凉沁，水流也不会太强劲。

洗净了两人的身子，他抱著她往静心斋里走。

看著满地四散的衣物，清脆的笑声由宁巧儿嘴里逸出，「我们疯了！」

轻轻地将她放在杨上，万侯傲取来锦巾拭乾彼此，她脸上的满足让他愿意做这些不合身分的工作。在她面前，他不是尊贵的王爷，只是爱她的男人。

爱?

他想到的真是爱吗！？

他的动作停了下来，发梢的水滴落在宁巧儿脸上，她勉强张开疲惫的眼。

从昨晚就没好奸睡过呢！接过他手中的锦巾，她咕哝著：「你的头发得擦乾，不然会著凉的……」

万俟傲感动地抱紧了她，在意识迷离之际，她还在惦著他的发。

她半梦半醒的样子煞是可爱！万俟傲轻轻吻著她的唇，「睡吧！安心的睡。」他拉来锦被盖住彼此，拥著她进入梦乡。

梦里，横眉鬼目的紫夫人站在床畔，恶意地想惊扰他，见到他怀里的她，竟露出震惊骇怕之色，旋即慢慢变淡……

万俟傲透过纱帐，无惧地迎向紫夫人的眼神，下意识拥紧了怀中的人儿，沉睡的宁巧儿不安地动动身子，他没有松开怀抱。

在紫夫人身形完全消失之後，他认知到纠缠多年的梦魇总算消失了——虽然他不明白为了什么。

万俟傲轻轻地在她额上印下一吻——

谢谢你，我的守护女神。

***

当曙光从窗格里划入室内，宁巧儿就醒了。

她想伸伸腰，却因他紧密的怀抱而动弹不得。被褥下两人赤裸的身躯紧紧相依，昨夜的回忆通通涌来。

「啊！」宁巧儿捣著嘴怕吵醒了他。他、他、他居然还记得她！？怎么可能？他明明服下失忆散了呀！

「怎么办？」宁巧儿自言自语地，「嗯！趁他还没醒，我得赶快走。」无奈锁在她腰间的手臂撼动不了。

她正低头寻求解套时，忽然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，「你又要溜了吗？」

啊！宁巧儿猛地抬头，望入他冷冷的眼里，她不知所措地回避他的注视。

万俟傲却不让她逃！揪著她的下巴，「回答本王，你『又要』逃了吗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

万俟傲狠狠吻住她吞吐的唇，狠狠地掠夺走她所有想逃离他身边的心思。

他的愤怒让她红了眼，晶莹的泪珠滴在万侯傲脸上，他轻叹：「本王该拿你怎么办！」

想也不想地，昨晚冒满心头的酸又呛了出来，宁巧儿捶他，「你去跟公主好啦！」

万俟傲拥著她，笑了，「我今天就撵走她。」望著宁巧儿讶异的眼里，他说：「从今天起，你就跟著本王。」

「不！」她的拒绝让背後的大掌停了下来，宁巧儿勇敢地迎向他蓦然半眯的眼，「我不要当你的侍妾。」

「那你要当什么？骊王妃？」万俟傲想想，有何不可？出身在他眼中从来不是问题。「行，本王依你。」

宁巧儿还是摇头，「我也不要当什么王妃，我们不适合的。」即使他眼里透著不悦，她依旧无畏地说：「我总有一天会离开的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万俟傲捺著性子，「本王明明是你唯一的男人！」

他果然都记得！宁巧儿红著脸，「那不重要——」

他恨恨地吻断她的话，直到她气喘吁吁地，才放开她，冷著声说：「你的身子需要本王，你的心也在本王身上，为什么还要离开？」

如果她没有一心要走，或许他不会这么惦著她。他连娶她为妃都愿意了，这小妮子居然还是要走！？

宁巧儿顾左右而言他，「你不是服下了失忆散？」

「第一次确实服下了。或许是意志力强，也或许是武功修为够，总之我在第二次便想起了一切，因此没喝下第二杯掺了药的水。」万俟傲牢牢盯著她，沉声说：「为什么执意要走？走去哪里？」

唉！宁巧儿望著执拗的他，「我们不适合。」

「适不适合由本王决定。」她绝对适合！普天之下，只有她能驱定他的恶梦。

她不得不承认，除了他的坚持之外，自己心里也确实摇摆著想留下来。唉！她叹气，「我留下，但你不许再追问下去。」

万侯傲眯起眼，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「不许」这两个字！

「倘若你要以高高在上的王爷之尊来压我，那巧儿会留下，却不是心悦诚服的留下。」宁巧儿无所畏怯地直视入他的瞳里，「我留下，是因为你是你，而不是因为你是王爷。」

万俟傲抿著嘴不说话，她知道他忍下来了。她好感动，这对王爷之尊的他来说，是何等的不容易！

「另外，我可以留下来，但我还是继续留在厨房里工作。」在他眼中冒出火花之际，她急急补充，「拜托！这是我的兴趣。只要你召唤，我随传随到，但请不要剥夺我的兴趣。」

莫名地，万俟傲还是让步了。连他自己都猜不透，为什么独独对她百般容让。

「随传随到？」

「嗯！」她点头。

「以後每天夜里都到本王房里。」

「嗯。」她红著脸轻轻答应。

他一个翻身，将她锁在两臂之间，邪气的笑，「本王退让了这么多，现在，让本王瞧瞧你的心意。」

帐里春情旖旎……

第五章

熅——幽暗中郁积著疑问，悄悄熏热惆怅。

厨房里炉正鼎沸。突然传来王厨子的吼叫声：「我锅里的牛腰快烂了，菔菜还没洗来？新来的！动作再慢吞吞，当心老子开骂！」

宁巧儿拍拍被王厨子大嗓门吓愣住的礼儿，轻声说：「别怕，师傅就是嗓门大了些，其实心地很好的。」接著赶紧捉起一把菔菜，「我马上去洗！」

礼儿看看叉腰竖眼的王厨子，缩缩脖子，赶紧跟在宁巧儿身後走。

「欸！那是新来丫头的工作，你赶嘛抢著做？」王厨子望著她的背影摇头，对许厨子说：「这巧儿人是挺好，就是叫人猜不透心思，像怕太闲似的，什么杂事都捡起来做！」

「可不是吗？」许厨子附和著说，「明明煮得一手好菜，当个大厨都够格了，偏偏要屈就应征洗菜的下手，真怪！」

「还不只这样呢！」何大婶也凑过来了，她先瞄瞄天井，确定巧儿一时半刻还不会进来，便压低声音说：「人家王爷对她有意思，这

是天大的好机会呀，她居然还是坚持窝在咱们这又闷又热的厨房里。」

这话一说完，大夥儿都搁下手中的工作围著何大婶，「真的吗？王爷对咱们巧儿有意思？」

「那可不！你们猜王爷为什么撵走香香公主？」众人团团不解，何大婶扬起下巴公开谜底，「不就是为了怕巧儿吃味嘛！」

「哇！」王厨子头一个不信，「香香公主是何等人也？王爷会为了巧儿撵走她？」

「嘿！你们可别不信！我跟巧儿睡在一间，这事问我最清楚！这几天夜里王爷都派人来传巧儿，她就一晚没回来睡，我何大婶不会编谎骗人的！」

大夥面面相觑，许厨子半信半疑的说：「可这也不能证明王爷重视巧儿到宁可得罪香香公主呀！」

「哎！这你们就不知道了！」何大婶喝了一杯水接著说，「曲江宴那晚巧儿眼睛红通通的回房，这不是吃味是什么？接著夜里她就不见了，然後呢，第二天一早，香香公主就气冲冲地离开，这不是让王爷给赶的吗？

「再说，你们可有看过哪一个女人在跟了王爷之後，还会继续工作的？不都巴著王爷吗？还是咱们巧儿有骨气！这也是王爷疼她，才会顺著她继续留在厨房。」

哦——众人这才恍然大悟。

「那我们以後怎么跟巧儿相处啊？」

王厨子开腔了，「既然人家巧儿都不肯招摇了，咱们还是以平常心对待她吧！」

许厨子也说话了，「老王说得对！冲著巧儿这骨气，我服了她了！」

「对呀对呀！」其余众人异口同声的说著。

***

宁巧儿将挑洗好的菔菜交给礼儿，起身後，隐约听见一声声沉稳的木鱼声传来，她问问身旁的礼儿：「你有听见木鱼的声音吗？」

想起王厨子正等著菜下锅，礼儿随口漫应，「好像有吧！」她匆匆说完，便快步回厨房交差。

宁巧儿寻声来到偏门，果然见到一位法师站在府外口诵佛号。

她先合掌礼拜，见那出家人慈眉善目，心中充满法喜，便走进厨房拿了些素菜出来，「师父，请接受弟子的供养。」

「贫僧法号方圆，是海会寺的住持。」方圆和尚微微点头，将素菜倒入钵里，「谢谢施主。」

「师父以住持之尊四处化缘，很辛苦吧！」

「能引领大众亲近佛法，何苦之有？」

「亲近佛法？有何好处呢？」

方圆和尚微笑望她，说：「阿弥陀佛。欢迎施主闲暇时候到海会寺定疟，亲身感受佛法欢喜。」

迎著他清明的目光就觉得满心自在，宁巧儿觉得像是全身都彻底涤净一般。

「巧儿，厨房正火著哪！快来帮忙！」从厨房传来王厨子的声音。

「喔！就来了！」宁巧儿转头应道。合掌恭敬成礼，「弟子有空一定到寺里礼佛，师父请慢走。」

她目送方圆和尚走远，才转身定回厨房。

***

欢爱过後，宁巧儿趴在万侯傲胸前，想起刚刚离开房里时，何大婶笑得暧昧，她嘟著嘴，「你别老叫水秀去喊我，人家都起疑了！」

「本王若不派人传你，你会自己过来？」万俟傲闭著眼说。

宁巧儿趴望他，垂下的发与他散落枕榻的发丝纠缠成一团神秘的黑，圈住了他们。「你，人家会难做人！」

听出她声音里淡淡的委屈，他倏地张眼，「本王委屈了你？」从头到尾他冻著她的意，她要回厨房，行；她要屈居下人房，也依著她了，还不够？万俟傲沉下声，「究竟要怎样做你才满意？」

宁巧儿很是委屈，「我只想做个厨娘，谁知会招惹上你？人家想走，你又不让人家走，这会儿全怪我了。」她不希罕他顺著她的意嘛！她哽咽轻捶他，「人家不要喜欢你了，还我不识情爱的心思！」

她红通通的鼻头揪疼了他的心，只得认栽，「好了好了，本王都依你，成了吧！」

宁巧儿教他的哄让逗得破涕一笑。

万侯傲将她拥入怀里，「你呀！真是我的克星！」

宁巧儿不是不知道他对她的疼宠，只是心里仍有些旁徨，太容易的情爱让人觉得不真实。

「你喜欢我吗？」她揣著心问。

万俟傲轻哼一声，「你说呢？」

她轻捶他的肩头，「讨厌！连让人家安心的话都不肯说！」

万俟傲咧开笑嘴。她一定没发现自己添了许多小女儿娇态。他喜欢她的转变。

「你何处？」扬府的地方宫府里没有她的籍贯。

「海中小岛。」宁巧儿神色自若地说。袭姊在课堂上叮嘱过她们了，海中岛民不必入籍，遇到人家问起，就说是不知名的小岛。见他眉峰微敛，她故意说：「你嫌我没有显赫的家世？」

万俟傲专注地盯著她，没让她给唬弄过去，幽潭似的黑眸深深望入她的心虚，许久，他说：「既是海中小岛，那就没有回去的必要了，嗯？」

知道他仍惦著她说过要走，宁巧儿张开嘴，立即又闭上，决定还是不要告诉他，娘还在女人国等著她回去好了。

她欲言又止的态度让他微微心慌，万侯傲敛下眉，「本王不许你离开。」

宁巧儿贴在他健壮的胸前，「我也舍不得离开。」

万俟傲认为这是种承诺，笑著说：「本王会很疼很疼你，让你再也离不开本王。」用他所有的心力来娇宠她，她值得疼。

他的心跳传入她的耳里，一声声重重打入心里，改天捎个信跟风姨说她想留下来，好叫娘安心。娘啊，你总说去留由心，女儿的心想留呢。

想起在悦来楼的初识，宁巧儿笑说：「初见你时我直想逃。」

「嗯？」万俟傲的大掌摩搓著她的背，声音隐隐有著不快。

「谁叫你端个大架子，难伺候！」宁巧儿恶作剧地捏捏他帅挺的鼻头。

他不以为忤，也只有她敢这么做。

「你长得好美好美喔！」宁巧儿爱恋地摸著他的眼、他的唇，「真的好美好美喔！」

他惩罚地轻拍了她光滑的一下，「天下间，只有你敢如此冒犯我。」

宁巧儿才不怕他，相处这些日子以来，她知道他极包容自己。她伸出顽皮的小手，肆无忌惮地在他的脸上搓揉，做出各式各样的怪表情。

她愉悦的笑声也感染了他，银铃似的笑声伴随著低沉的笑回荡在房里，突然，她停住笑，正经地望著他，「你应该多笑笑的。」

他挑起一边的眉。

「知道吗？我最舍不得看见你眼里出现浓浓的愁郁，那会令我心疼。」

万俟傲感动地紧紧搂著她，「只要你永远在本王身边，本王就不再有愁郁。」

宁巧儿偏著头，「论身世、论人品，你都拥有得天独厚的傲人条件，为什么还会有愁郁呢？」

那段不堪的回忆是他隐晦、不愿向任何人提起的部分——即使是她，他也不知从何说起。

宁巧儿的手拂上他不觉拢紧的眉尖，他抱得她好疼。「不说喔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以後我不会再问你了。」

心里其实是在乎的，两心相许之际，他却藏著心事不说。即使这段时间他改变甚多，终究有不为她开放的角落。

然而，感情如何能权衡得失？她的心陷了就是陷了，好好爱他，是她唯一能做的了。

***

「老王爷回府罗！」门卫欣喜地往府里传报，厨房里也弥漫著一股兴奋的气氛。

「老王爷对人很好吗？」宁巧儿问。他回来那次，府里就没有这般热热沸沸的欢喜。

「老王爷不摆架子，对府里上上下下都嘘寒问暖，当然得人心呀！」王厨子说。

「喔。」想起他的倨傲，宁巧儿笑著摇头，「他们父子真不像！」

寻常的一句话，却让沸沸嚷嚷的厨房瞬间变得死寂，宁巧儿不解地环顾众人，「我说错了什么吗？」

大夥儿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最後眼光全落在何大婶身上，何大婶硬著头皮说：「巧儿啊，这玩笑不能乱开，王爷会生气的。」

「什么玩笑？」宁巧儿完全摸不著头绪。

王厨子清清喉咙，「总之，以後别再说什么『不像父子』这种话了。」

宁巧儿还想再问，汤料已滚热，王厨子不放心的问：「巧儿啊，今晚的船宴都由你一手料理，行吗？」这阵子王爷的吃食都由她一手包办，他们对她的手艺儿也深感佩服，这才决定让她独挑大梁，众人从旁协助。

她已经抓住王爷的心，要是再能抓住老王爷的胃，那就太好了！府里大夥儿都很希望巧儿能当他们的王妃呢！

说到煮菜，宁巧儿就忘了刚刚的话题，嫣然一笑，「当然行啦！」转身专心的烹调出一道道的佳肴。

***

老王爷望了眼从登上彩舟後就心神不宁的儿子，若无其事地指著满宴佳肴问道：「好特别的菜式，府里来了新厨子？」

万俟傲拢了拢俊眉，不太喜欢她被称为厨子。

她不只是厨子，她是他的——他的啥呢？他认定她是他的女人，可她似乎不领情，不但拒绝搬进他的院落里，还坚持留在厨房工作。

他该为她的不知好歹生气的！夜里细细检查她手上腕上的烫伤、刀伤时，却只有满满的怜惜。他从来不曾遇过会让他心疼的女人。

该拿她怎么办呢?

老王爷细细端详儿子脸上的表情，暗暗松了口气。看来这小子是动了情了。还好！他直担心经过紫夫人的事件，他会走不出心里的阴霾呢！

看来这个宁巧儿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儿。回府的半路上他巧遇香香公主，从香香口中得知，儿子与做厨娘的宁巧儿有些情愫，高高兴兴地回府探消息，打一进门就听到各种关於她的消息。

府里众人都很喜欢谨守分际、善於厨艺的宁巧儿，这更让他想会会儿子的心上人。

老王爷清清喉咙，举箸指著烧尾鱼，「这鱼不是得厨子在旁服膳的吗？」

烧尾鱼是将刚宰杀好的生鱼放在炙热的铜盘里，唯有主膳的大厨才能精准拿捏鱼的熟度、取下不会太生、却又嫩得令人垂涎的鱼肉。

这鱼的摆放与过去不同，想必又是出自於众人口中蕙质兰心的宁巧儿之手。

万俟傲还没出声，一旁的卢总管赶忙说：「老奴已经派人请巧儿姑娘来了。」宁巧儿自己避讳，府里众人倒有志一同地改口称她巧儿姑娘了。

老王爷点点头。突然瞥见舟行至王府後花园，空气间弥漫著浓郁的花香味——

「昙花开了！停船！」他起座走至船头，兴致勃勃的喊，「开了！昙花都开了！傲儿，你来瞧瞧！」

万俟傲走到他身边，顺著他的手瞧过去——

可不是吗？一片昙花园里争先恐後绽满了一朵一朵硕大而美丽的白花儿。

「可有几百朵吧！」老王爷说。「老卢，你瞧瞧，许久没有这等盛况了！」

争相绽放的昙花晶莹如玉，像一幕水晶帘拢，在月光下璀璨张扬。

卢总管立於两位王爷身後，说：「可不是嘛！恭喜王爷、贺喜王爷，想必是好兆头哪！」

「呵呵呵！」一番话逗得老王爷心花怒放，「等昙花将谢未谢时，叫人采下来，煮盅冰糖昙花让全府里的人都喝喝。现在宫里流行吃进贡的樱桃，咱们还是尝尝传统的点心。」

「喜欢吃冰糖昙花，趁花开得盛大就可以采了。」万俟傲交代身後的卢总管，「让人去采昙花。」

「欸！」老王爷制止，「有花当赏直须赏，等花期将过再采吧！」

「那就等会儿。」万俟傲颔首。黑眸看的与老王爷不同，他直视入昙花亟欲隐藏的鄙陋根茎，「世间的美丽果然短暂而丑陋，昙花就是一例。」他有令人艳羡的样貌及身分，却像昙花一般短暂，且出身低下。

老王爷瞅了眼儿子俊逸的侧面，若无其事地说：「甭瞧它茎部盘虬扭曲，昙花可美似天仙哪！孩子，做人不能放不下过去，当昙花绽开时，没有人会追究它的根底丑怪，不是吗？」

没有人会追究吗？假的终究是假的，不是吗？

望向他了然的神情，万俟傲撇过脸，「您吃吧！我先回房休息去了。」

老王爷看著儿子仓皇离去的背影，无声叹息。

「老王爷，」卢总管不知所以的讷讷问著，「昙花可以采收了吗？」

老王爷掬出笑意，洞悉世情的眼里只有对儿子的深深怜惜。「再等等，让我好好赏花。」

「是。」卢总管候立一旁。

***

宁巧儿战战兢兢地登上船。听水秀说他回房去了。为什么呢？不舒服吗？压下心里重重疑虑，她心里对王爷的传唤有些担心，像羞於见公婆的丑媳妇儿。

她提揣著心、硬著头皮，低著头缓缓地沿著船边细步慢走。老王爷就站在十步之前，背著她的人影有几分令人望之生畏。

她庆幸船舱有挡著，他们不至於看出她的心慌。正想出声，只听见老王爷说：「可以开始采昙花了，小心，别遭虫蛇咬了。」

「老奴知道。」卢总管从另一侧下船，也没发现阴影里的她。

现在船上只剩她跟老王爷了。

要出声还是悄悄退下？宁巧儿犹豫著。老王爷专心注视著昙花，应该还没有要吃鱼吧！可惜了这烧尾鱼，已经过了熟度。

「往前一点、再往前一点，那里有两朵昙花开得正盛，先别采它。」老王爷指挥著园里众家丁，「那头还有几朵昙花再不采就谢绝了，昙花一谢，那香味就不复纯郁，当心哪！」

他激动地左比右指，忽然，有个物件从他腰际落下——

「唉呀！我的明珠缀饰掉下来了！」老王爷捡起，就著月光细细检查，「还好还好，莫摔坏了。」他喃喃自语，「亏得掉在船上，要是落在河里，可难捞找罗！」

明珠缀饰！？

虽然时间很短，但她真真切切地看清楚了，那串明珠缀饰与娘给她的一式一样！

为什么老王爷身上会有跟娘一样的缀饰?

宁巧儿什么都不能想！捣著嘴，无声地冲下船，愣愣地走回厨房

第六章

- 五味——入情甘，疑情沁酸泛咸，忏情令人既苦且辛。

「巧儿，多亏你帮忙，王爷好久好久没有吃得这么尽兴了！」王厨子走进厨房便拉开嗓门说。没瞧见背对著他的巧儿脸上的异样，他勾著连厨子说：「我说老连，这下子你得心服口服了吧！我王厨子才是天下第一名厨！」哈哈哈——

连厨子给了他一拐子，「哼！少在那里揽功！谁不知道今儿个这些膳食全是巧儿做出来的，你得意个啥劲！」

「钦！这徒弟的荣耀，当然是师父的功劳呀！」王厨子揉揉肚子，不平的嚷嚷。

连厨子嗤之以鼻，「徒弟？哼！咱们认识大半辈子啦，我还摸不清你的菜路吗？今晚这些个菜式，没有一样有你的风格！说说你教了巧儿些什么？别在这大言不惭地半路认徒弟！」

王厨子脸上涨得通红，不知是酒意还是恼怒，他恨恨的瞪著连厨子，两人互不相让地对峙著。

见场面冷凝，宁巧儿压下心事，婉言劝说：「两位师傅别生气！你们都是天下第一名厨可好？」

「哼！」连厨子由鼻子里重重喷气。

「嗳！」王厨子拉著宁巧儿哇啦哇啦叫著，「你瞧瞧你瞧瞧，这家伙什么态度？分明足恼羞成怒、输不起！」

「我输不起？」连厨子气得胡子都飞得半天高，「我会输不起！？哼！要我对巧儿甘拜下风我肯，偏偏不相信她的厨技是你调教出来的！如果你能证明，那我叫你声爷爷都甘愿！」

「啊哈！」王厨子拍掌，「这话可是你说的？」他们从三十年前一起进入王府，惊了谁是第一而争执不休，後来老王爷出游，总带著老连随行，让他很没面子，要是能让老连甘拜下风、喊他一声「爷爷」，余愿足矣！

连厨子不客气的睐睨，「都知道你小气到家了，会肯挖出绝学授徒？哼！我才不信！」沉吟一下，「要是巧儿会做商芝肉，我就相信她是你的徒弟！」商芝肉的作法向来不外传，他就不相信老王会肯挖出这压箱底的独门绝活！

「两位师傅别斗气了，有话好好说！」宁巧儿软言劝著。

王厨子怒火冲脑，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扯著嗓子吼：「老子今天就要你喊爷爷！」一把将宁巧儿拉到角落，叽叽喳喳著。

宁巧儿意会过来，讶异的喊出：「师傅！？」他居然说出商芝肉的秘诀！？

王厨子却不管她，迳自说：「我毫无保留地都教给你啦，去！给我争口气，让老连瞧瞧！」

宁巧儿愣愣的被他推到灶前，犹不敢相信真的学到了商芝肉的作法。

「老王！你得避著嫌，让巧儿自个儿料理出商芝肉，不能在旁边插手偷教！」

王厨子跟连厨子退到厨房门边，「避嫌就避嫌！老子今天非让你吓掉两颗眼珠子不可！」

连厨子也不肯示弱，「要是巧儿真能做出你王家独门口味的商芝肉，我喊你一声爷爷又何妨！」就赌老王会藏私，说什么也不相信他会毫无保留地把作法都告诉巧儿。

终於学到了商芝肉。宁巧儿回身望了望王厨子，他给她一记鼓励的眼神，深吸口气，宁巧儿强抑著心里满腔的疑问——对老王爷为何会拥有跟她一模一样的明珠缀饰的疑问——此时，她要专心圆梦。

***

宁巧儿先将带皮猪肉洗净，入水氽烫成六分熟。猪肉太热则易老，她仅记王厨子的叮咛。趁热，在猪皮上抹上当年的春蜜，春蜜香、冬蜜甜，要切记！接著调和薄醋，醋味浓则抢鲜，王厨子说。

起了油锅炸肉，这得看各人的本事，无法面授机宜的。王厨子伸长脖子仔细瞧，生怕在这当口毁了。

猪肉带著蜂蜜及醋水，下锅易爆，宁巧儿见勇够了，右手轻轻放下肉块，左手拿著盖子，一阵劈里啪啦，油花四溅，她却不动如山，宛如神圣无畏的女战士。

先前多次尝试，就是没想到肉皮上抹醋蜜哪！知道了这诀窍，接下来容易多了。

她右手握铲淋油，让肉块能均匀炸到，勇不宜过高，她俯身抽掉两根柴薪。

别动肉啊！会糊！王厨子揣著心低声叮咛，身旁的连厨子嘘他一声，「别吵！」

宁巧儿专心一致，杏眼凝视著锅中肉块，舀油淋下未沾到油的部分，待成微黄才翻面。肉块上的勇会在起锅後让微黄转为金黄，倘若这时贪心炸得黄透，起锅後就会过焦了。

炸肉块时火候不够则不香，火候太过则味焦。她知道王厨子的意思。

是时候了！盛起肉块旋即放入凉鸡汤里泡软，这鸡汤是以老母鸡久煨而成的高汤，煮晚膳时剩下的。肉块离火立即放入凉鸡汤，可以维持韧度口感，并能吸收鸡汤精华。这也是先前她尝试煮商芝肉时没有想到的地方。

趁著肉软切成掌心长厚，太薄太小都会耐不住蒸煮，太厚太大则无法入味！唔，就以你的掌心长度跟厚度为记好了！王厨子刚刚是这么说的。

好！这丫头著实厉害！王厨子暗暗赞叹，三言两语她就能记得全熟，还能将一大块肉精准地切出一般大小，连丝微的肉末都没剩下！他煮商芝肉煮了几十年了，都还无法完全没有浪费！这丫头在一开始取肉时，就已准确估量到肉块过炸、吸汤後的增减，佩服！

「这里在干什么？怎么围了一大堆人？」老王爷笑嘻嘻的探头问。昙花已经采完，烧尾鱼都过熟还不见巧儿出现，山既不来就他，他来就山又何妨。

「王爷！？」众人大惊，就要行礼。

「别多礼啦！」老王爷嗅嗅，「要煮商芝肉吗？我闻到炸肉的味道哩！」

「是的，巧儿正在煮商芝肉。」王厨子说。

「咦？」老王爷感到讶异，「这是你不传之秘，怎么倒授徒了？」

王厨子瞥了眼连厨子，「能让这老家伙喊我一声爷爷，就算被祖宗们骂，我也甘愿！」

「光凭你三言两语，我不信巧儿就能依样画葫芦！」连厨子还是不肯松口。

「啧啧啧！」连厨子、王厨子两人吵吵闹闹几十年啦，居然在今天要分出高下？老王爷很是惊讶。

灶前背对他的那道青绿人影就是宁巧儿吗？一回府就听到她的许多传言了，听说她忒有骨气，已经跟儿子打得火热了，还坚持待在厨房里工作，这才让他起了好奇心过来厨房瞧瞧，没想到竟会瞧到这场奇景！

「嘘！你们别吵，咱们好生瞧著吧！」老王爷坐在他们为他准备好的椅子上，安适看著宁巧儿俐落的刀法。

在烹调过程中，宁巧儿是全然的专心，专心到没注意周遭的骚动，她切葱成段、切姜成片，烙蛋成皮，煮软商芝、去老茎切指段，将一干材料装入大浅钵，佐以八角配料，入锅大火蒸得熟烂。

商芝味浓，少了尝不出滋味，多了则夺去肉味。她谨记在心。

将肉皮朝下细细排好於深汤碗中，淋入清鸡汤，另起一灶同时火蒸。待商芝味道弥漫整间厨房，盛出浅钵，泽出紫红原汁，淋入肉块上。当清香的南芝汁接触到浓郁的肉块那一刹那，迸发出令人欲痴欲狂的顶级香味。

「就是这个味道！」王厨子惊叹，「唯有炸得均匀的肉块、配得恰如其分的佐料，才能激荡出脍炙人口的商芝肉！」这是流传几个朝代、亘古不变的传奇美味啊！

「哼！有没有成功，还得等尝过才知道！」连厨子仍然嘴硬。

「嘘！你们都不许吵了！」老王爷看得津津有味，制止了他们。

在蒸煮过程中，宁巧儿运用她最擅长的刀工，以胡萝卜刻出活灵活现的凤凰装饰盘子，又以红果雕出朝凤的百鸟铺於盘边，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，让旁人看了赞叹不已。

终於，鼎里的商芝肉已然蒸煮完成，她将商芝肉扫入装饰好的大盘，烧沸鸡汤，下了蛋皮、香油及些微佐料，浇入盘中，一道商芝肉就此大功告成。

啪啪啪！老王爷率先鼓掌，「好！好个商芝肉！」

「王爷！？」宁巧儿赶忙转身行礼。「不知王爷驾到，巧儿失礼！」

「哎！无须这么多礼数！看你煮菜像跳舞似的，真是享受！」老王爷指指其他厨子，「改天也数教他们如何优雅煮菜，别一个个跟大老粗一样！」

宁巧儿含蓄微笑，一双眼儿瞄向他的明珠缀饰。该怎么问起呢?

「我尝尝商芝肉道不道地。」老王爷的注意力全让商芝肉给夺了，拿起桌上的筷子，夹肉入嘴，「嗯——真是美味！天下难得的美

味啊！」

王厨子骄傲的抬起下巴，连厨子不服气，也夹了一块尝尝，他脸上先是惊讶，而後赞叹，放下筷子走到宁巧儿面前，「你真是奇才！老夫甘拜下风！」

王厨子戳戳他的背，「喂！叫爷爷！」

连厨子讪讪的低声嘟囔：「爷爷。」

哈哈哈！王厨子笑声雷动，开心得不得了。

宁巧儿趁空偷觑老王爷，毫无架子的他，看来跟万俟傲真不像父子！她的视线往下移，瞥向他腰带上的明珠缀饰。

老王爷抬头，恰好瞥见她在瞄著明珠缀饰，笑嘻嘻地取下，「你喜欢这缀饰吗？借你看。」

「谢谢王爷。」宁巧儿双手接下，果真是一模一样的明珠，一模一样的编结，他——跟娘有什么关系？

恭敬地递回明珠缀饰，宁巧儿故作不经意地说：「印象中我好像也见过一样的缀饰呢！」

没想到老王爷听了脸色大变，拉著她的手说：「你在哪里见到的？」

「忘了，也许巧儿记错也不一定。」宁巧儿赶忙推拖。

老王爷颓然放开她的手，「一定是你看错了，这明珠缀饰天下只有两串。都过了十六年了，没理由她会突然出现。」

宁巧儿揣著心，忐忑地问：「失落的明珠缀饰对王爷很重要？」

「唉！重要的不是缀饰本身，而是拿走缀饰的人。」老王爷悠悠一叹，「话说十六年前，我到扬府的一家客栈，老连，你说那是什么客栈？」

「回王爷，是悦来楼。」

「没错，就是悦来楼！瞧我这记性！」老王爷继续往下说：「认识了一个美貌少女，令人惊艳，原想带回王府里，没想到春风一度之後，她居然消失不见了，让本王怎么也寻不著，唉！」

没有人注意到宁巧儿脸色一白，身躯也为之一震。

连厨子忍不住劝著，「王爷！她也拿走了你的明珠缀饰，算一笔勾消了，何必耿耿於怀呢！」

「区区明珠，她要多少本王都会给她，令本王遗憾的是人不见了、再也找不著了！你懂吗？」

连厨子嗫嚅著，「这几年来，我们大江南北都找过了，也都没有任何消息，说不定那姑娘早就不在人世间了……」

「住口！」难得生气的老王爷动了肝火，「不许你诅咒她！」

王厨子赶紧出来圆场，偷偷把连厨子推到身後，堆著笑说：「对嘛！老连就是这么不会说话！」老王爷哼了一声坐下，他见神色稍缓，岔开话题，「王爷这趟出门可有吃到什么美食？」

「可多著哪！有水葵羹、鲈烩、炙豚……」

在他们的谈论中，宁巧儿悄悄退出。

她漫无目的走著，走进後院偏僻的芎林里，她蹲在沉郁的林问，捣著嘴，不让哭声泄出！？

老王爷是她的爹！是她的亲爹哪！

她深爱的他竟是异母兄长，有血缘之亲的兄长！上天怎么忍心开这种玩笑！？

呜——她用力捣著嘴，无奈伤痛太猛太烈，整颗心像被四分五裂一般，巨大的痛楚从嘴角缝隙钻出，凄凉的哭声散在无人的芎林里。

她使劲咬著下唇，微微的咸味传入嘴里，她不在乎，此刻，流血比流泪来得好。

她觉得自己满身罪孽，连累他跟著沦入这的地狱里！

感情怎会有错，怎忍有错？偏偏，他们错了。

死！脑海里闪过这字眼，今生既然无缘跟他白头，生有何欢？死又何惧！

宁巧儿走进林子深处，夜枭的呜啼与她强抑的哽咽形成一气沧桑。她慢慢走著，慢慢的走，不在乎凌乱的细枝在她细致肌肤划下伤

痕，没什么比心头的伤更痛了。

她立定在一棵大树前，解开腰上系带，在一头缠成个团，抛过横出的粗干，接著，将两头绑出牢靠的结。

拉著绑好的绳结，宁巧儿踮起脚跟，要将头套进绳环里——

娘！她忘了跟娘道别！

宁巧儿放开绳环，朝女人国方向跪地拜了三拜。

娘，请原谅女儿不孝，无法再承欢膝下，你就当女儿随伴儿远走，过著幸福的日子吧！

幸福——

这字眼多么讽刺！她求得不多，仅仅希望能与他共鸣鸾凤、偕老同葬，他当王爷，她做厨娘，天天替心爱的人烹出佳肴，守著他、守著他们的孩子。而今，这却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梦想！

心好痛好痛，她仍然希望，他未来过得很好、很美满。所有的肮脏与羞秽就让她带进地狱吧！没有人会知道这个秘密，连他也不知情，这样才能好好的继续过日子。

心里正恸著，下腹也隐隐起了微疼。宁巧儿捣著肚子，赫然想起月事已经迟了一个多月没来。

她有孕了！？喔，天！她该怎么办?

她抱著肚子蹲下。自己可以死，也该死！但，孩子呢? 腹中胎儿何辜?

树叶萧萧，夜枭也啾啾，宁巧儿的思绪反而清明了。

她不会杀了孩子——他的孩子！

***

不能再留在他身边了。

宁巧儿走出王府，一时间茫茫无依，不知何去何从。

远方传来山寺晨钟，像无形的手招唤著她，抚慰了无助的心灵。除了佛寺，这地界还有哪里能容留她呢? 宁巧儿顺著钟声走去。

侍卫甲悄声问：「天才蒙蒙亮，巧儿姑娘要往哪里去? 」

侍卫乙看了看她的背影，「瞧这方向，应该是朝海会寺走。」

「不要紧吗？」

侍卫乙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，说：「王爷没说不许巧儿姑娘出府，应该无妨吧！」

侍卫甲还是有些担心，「我看晚点王爷醒来，还是通报一下妥当些。」

「也好。」

***

方做完早课的方圆和尚一开寺门，就见到宁巧儿站在门外，微暗的天色衬出一身的寂寥。

「外头天寒，施主请进！」

宁巧儿跟著走入大殿，接过方圆和尚递来的香，恭敬礼拜殿前三佛。

她跪在蒲团上，仰望方圆和尚慈善的眼，更觉惭愧。

方圆和尚温言问道：「施主可有心事？」

「我——」宁巧儿抬起头，嘴儿张了张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她犯的是丑事啊！

眼尾余光瞄到殿旁墙上贴著的告示——明年开春法会举行剃度大典。

悦来楼是来不及回去了，况且今生既与他无缘相守，不如常伴青灯，至少，从这儿能遥望著王府。只要远远地看著他、每天替他祈福就够了。

算算日子，那时孩子已经生下了。一个想法慢慢成形，宁巧儿合掌成十。

「师父，弟子能暂且留在寺里带发修行，待明年法会一并参加剃度吗？」

「阿弥陀佛。」方圆和尚说，「施主如有不便，尽可安心住下，只是出家得有出家的因缘，你尘缘未了，请恕老衲无法答应。」

「师父！」宁巧儿跪倒在他面前，「请圆弟子的心愿，弟子已经无路可定了！」唯有真正剃度，才能对情心死、对他死心哪！

方圆和尚慈蔼一笑，「不走到底，哪里知道真的无路可走呢？」他合掌，「阿弥陀佛，施主请三思。」

宁巧儿凄凄惶惶望著方丈大师离去，心头已经没了头绪，转身跪在佛前。

菩萨，请渡渡弟子吧！

苦，由心口沁出；泪，从颊边流下——

***

易梦仪满无兴趣地随意拨拨盘里的菜，哀叹一声放下箸筷，意兴阑珊地以手撑头。

「不吃了？你不是喊肚子饿了？」樊子天温和的问。

易梦仪噘起嘴此比桌上菜式，「满桌都是食之无味的素菜，一点胃口都没！」越想越生气，「我是人耶，这班和尚以为我是菜虫吗？连著两餐除了喂青菜，还是青菜，唉！」

见樊子天不以为意地夹菜，易梦仪酸酸的讽刺：「师兄，看不出你有出家当和尚的本事，真是失敬失敬！」

樊子天轻瞥一眼，「吵著跟进寺里的是你，这会儿嫌东嫌西的也是你。」果然女子跟小人一般难养。孔老先生英明！

「我以为那方圆和尚有多厉害，谁知不过是个普通和尚。害我耗在这庙里一天！」

「也糟蹋了人家两餐。」方圆师父一定没料到向他们托钵，不但没募到一分半文，还白白赔上两顿吃食。

「师兄！」

见易梦仪气呼呼的，樊子天长臂一伸，耙乱他的发，惹来连串的哇啦哇啦。他嘴角带著淡淡的笑意，「你太孩子性了，师父只说了句『你今生无缘做和尚』，就认定人家一定堪透天机、坚持跟著到寺院里来探探。这下子白白浪费了一天行程，也饿了肚子吧！」

易梦仪才不肯承认自己小题大作，「我们走遍大江南北那么久了，都没人怀疑过什么，不过跟那和尚开玩笑问说出家有何禁忌，他却说我今生无缘做和尚，这不是堪透天机是什么？」

为了面子，他仍坚持方圆必是堪破世情的得道高僧。

樊子天宠溺的笑笑，起身。

「你不吃了？」易梦仪跟著起来。

「走吧！你都饿了两顿，况且我们还得往扬府去，不宜耽搁太久。」

易梦仪拍掌，「师兄英明！」他老早想走了。

「平白叨扰人家两餐饭菜，咱们得谢谢师父，顺便到大殿添点香油钱。」

「都依你。」只要能离开这堆素菜，他什么都好商量！

樊子天又拨拨他的发，「你喔！」

两人走出斋房。

「欸，师兄，你瞧瞧！」易梦仪经过正殿时，一把拉住前面的樊子天，「里头有美女耶！」

啧啧啧！好一个清雅脱俗的美人儿！

樊子天瞄了眼看得津津有味的易梦仪，对他脸上「垂涎」的表情很是不以为然！「拜托！你不要改装久了，就忘了自己的身分——」

易梦仪揪著他的衣襟，恶狠狠的低声说：「如果你不能遵守约定，那我会躲得远远的、让你永远找不到！」

樊子天举起双手，努力陪著笑，「嘿！没必要这么生气吧！又没人听见！」

易梦仪「哼」地一声，放手，转头继续观察跪在佛前祝祷的宁巧儿。

樊子天摇摇头。唉！他越来越粗鲁了！

「师兄！」易梦仪孩子心性，脾气来如迅雷，去如劲风，一下子就忘了刚刚还在火头上，拉著樊子天的衣袖说，「你猜那姑娘是在忏

悔，还足祈求？」

樊子天随意瞥了下，「哪知？我又不是她的佛。」

跪在佛前的宁巧儿双掌合十，拜了又拜，俯身叩拜时腰际的穗带垂落在身侧——

那是女人国特有的结绳法！易梦仪兴奋的拉著樊子天看。

得来全不费工夫！两人眼神交会，不约而同地走入大殿。

这厢宁巧儿正要起身，久跪的脚一麻，眼看著就要跌倒——

「姑娘小心！」身侧突然伸出一只手扶住她的臂膀。

宁巧儿稳住身子，向扶著她的年轻人道谢，「谢谢公子。」好俊的一位公子啊！这张脸怕让许多女子艳羡不已吧！

跟万侯傲的绝艳不同，他美得阴柔，脸上又堆满无害的笑容，不像万俟傲看起来难以亲近。

怎么又想到他呢？宁巧儿幽幽叹气，情哪，一旦入了心，便蚀入骨骸，教人怎么也抛不开！

易梦仪端详她脸上阴晴不定的表情，「你有心事？」

宁巧儿回神，尴尬的笑笑，「没有。谢谢公子关心。」

「我叫易梦仪。」易梦仪顺手往樊子天那里一指，「他是我师兄，名唤樊子天。」应酬完毕。「我们不是坏人，你要是遇到困难可以跟我们说。」

宁巧儿摇头，「谢谢易公子好意，我们素昧平生，公子的心意，巧儿心领了。」旋即转身，藉著收拾供果的动作，表达不想深谈的意愿。

见她态度疏离，易梦仪耸耸肩，「好吧！反正我常会来这寺院，如果姑娘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不必客气。」他不会错看她眼中的愁绪的。既然她也是从女人国出来的，他们就不必急著去探悦来楼了。

第七章

燔——在火里炙烧，烽出几多纠葛几多情。

「该死方圆！再不交出宁巧儿，本王就叫人放火烧了你这山门！」万俟傲的咆哮声从寺门外传入大殿。

他追来了！？宁巧儿为之一震。

易梦仪瞥了眼脸色苍白的她，笑著说：「外头那家伙真狂妄，我瞧瞧去。」

不一会儿他走回殿里，「啧啧，听说是个王爷哪！」

不能再见到他！宁巧儿情急地抓著易梦仪的手，「後门在哪里？」

易梦仪摇头，「寺院外头都被王府的军队团团围住了，只怕走不了。」

「阿弥陀佛。」是方圆和尚的声音，「此处乃是佛门清修之地，施主莫要扰了安宁。」

「交出宁巧儿，否则休怪本王不客气！」

宁巧儿听了就要冲出去，易梦仪挡在她前头，「姑娘，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」

「他性情狂纵，真的会做出大不敬的事来！」已经令他逆伦了，她不要他再为了她犯下罪愆，不要！

「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，你得想清楚，这一露面就再也逃不掉了。」冲著她刚才的愁苦、冲著他狂妄的态度，易梦仪劝她考虑清楚，

宁巧儿方寸大乱，「我不能见他！可师父怎么办？他会伤害师父的！」谤僧得堕地狱，更何况他动起怒来，绝不仅是言语上的不礼貌而已！

易梦仪望著樊子天，他双手一摊也是莫可奈何，「凭我们两个是打不过重重军队的。」

寺院外的咆哮越来越大声，宁巧儿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啊哈！有了！」易梦仪突然一拍掌，「我想到好办法了！」

宁巧儿像抓住浮木般抓著他的手，「有什么办法？我全依你！」

易梦仪俏皮地眨眨眼，「他找的是女人，我们只要让这里没有『女人』就得了。」

***

她在做什么！？

昨晚他情绪低迷，灌了许多酒才昏昏睡著，一醒来便得到门卫的通知，说她到海会寺里来了。

她整夜未回房却来到佛寺？心里莫名的不安令万俟傲恐慌，这和尚不承认巧儿在寺里的举动，更让他震怒！

万俟傲昂然站在方圆和尚面前，「本王最後一次告诉你，交出她，否则，本王不计任何後果也要逼她出来。」

万俟傲凌厉的气势并未慑住方圆，他沉静的说：「施主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」

万俟傲忍无可忍，右手一举，左右立刻点嚷门。

他就不相信逼不出她！

此身既献在佛前，又何惧大火熊熊？与巧儿有一饭之恩，除非她自愿走出，否则即便毁了整座寺院，也要护她安全。门里的方圆和尚隔著熊熊大火无所畏怯。

顷刻间，寺门已经给烧成灰烬。

见万俟傲危险地眯缩眼睛，李全赶紧向前，「王爷，圣上笃信佛道，您……」

万俟傲冷冷的吐出，「连你也敢违抗我？」

「属下不敢！」李全单膝跪下，「属下的意思是，既然寺门都烧尽了，何不派人进去搜查？」

正巧今儿个一早，王厨子闹著要回祖坟谢罪，连厨子劝他不下，惊动老王爷出面，结果老王爷带著王厨子到临郡的别馆散心，要不然这会儿还有老王爷可以劝劝王爷。

他额际渗著汗水，生怕主子一个不高兴，做出怒犯天威的事。圣上虽然视王爷如子，但天威难测，万一有了闪失，整个骊王府都要遭

殃呀！

万俟傲轻轻「嗯」了一声，李全如蒙大赦地领了一队人马进入寺中搜索。

半晌，李全从寺里走出，恭敬地说：「寺院里都找递了，没有巧儿姑娘的下落。」

「堆仔细了？」

「是。整个寺院里没有女众，仅有八名僧徒。」副官在他耳边低语，李全接著说：「还有三名带发修行的居士在後院菜园里工作。」

僧徒跟居士都不可能是她。万俟傲揽起眉头，她真的不在这里？「方圆，她到哪里去了？」

「阿弥陀佛，老衲不知。」

万俟傲倨傲地定近方圆和尚，弯下腰，轻掀薄唇说：「最好你真不知情，否则本王会好好的『感谢』你的。」

说完，万俟傲跃上马背，所有兵士也跟著上马离去，马蹄扬起一阵烟尘。

直到王府部队尽撤，一身在家居士打扮的宁巧儿出现在方圆和尚身後，「师父，巧儿给您添麻烦了。」

方圆和尚不以为意，含笑询问：「接下来你要怎么做？」

宁巧儿揪著手指，水汪汪的眼里满是无所适从。

跟在她身後一道出来的易梦仪说：「我看你也没地方去，不如到我家躲躲吧！」

宁巧儿犹豫著，「我……」

易梦仪咧著笑嘴说：「巧儿，眼前他一定到悦来楼找你去了，你还有地方去吗？」

他竟然知道悦来楼！？宁巧儿惊愕的望著他。

易梦仪当然知道，经过这阵子的细心查访後，所有关於女人国的秘密都指向悦来楼，他们离开洛州就是要往扬府去的，没想到半途碰见了她。

宁巧儿挣扎著，不知该不该相信他。

「如果你不信任我，我可以护送你去找纱凌。」她们差不多时间出现在中土，他赌，赌她认识纱凌。

听到纱凌的名字，宁巧儿才松了口气，「原来你们是纱凌的朋友。那有劳两位公子了。」

易梦仪朝樊子天使个眼神，瞧！我很聪明吧！

你呀！误打误撞。樊子天笑他。

没注意到他们师兄弟间的眼神交会，宁巧儿转身向方圆和尚顶礼一拜，「师父请原谅万俟傲的不敬，他不是有意的。」

方圆和尚微笑颔首，「去吧。」

易梦仪与樊子天两人向方圆和尚点头致意後，带著宁巧儿离去。

方圆和尚慈蔼的目光送著他们下山。

***

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她的消息了！

万俟傲搁在桌上的手紧握著又放开，吊揣的心从失去她的踪影那一刻，便没有回到原处。

他对她突然离去的缘由，完全摸不著边际，问了厨房众人，只知道她在出府前终於学到了商芝肉的作法，难道她会进王府，只是因为想学那该死的商芝肉！？

枉费他如此的疼她、顺她！

时间慢慢的过去，不断涌出的怀疑，渐渐淹没她昔日的爱语，万俟傲不愿承认在她心中商芝肉真的比他重要。但却找不到她突然离开的合理解释。

李全一进大厅，望著他冷凝的脸，硬著头皮报告，「王爷，到处都找不到巧儿姑娘，连悦来楼也问过了，掌柜说，巧儿姑娘自从离开悦来楼之後，就没再跟她联络过了。」

万侯傲沉下脸。孑然一身的她会到哪里去了？「海会寺那里的人可有回报？」

「禀王爷，据探子回报，在我们离去之後，海会寺里的僧人、居士们也都各自离去了，方圆大师似乎有意结束海会寺。」

万俟傲眯起眼。这其中必有蹊蹺！

「派人跟踪由海会寺离去的僧人居士，确切掌握一干人等的下落，不得疏漏！」

「是！属下立刻去办。」

万俟傲忧心如焚，更怒上心头。

好个宁巧儿！本王带你不薄，你居然说走就走！他幽合眸光一眯。别让本王找到你，否则甭说是你，连胆敢藏匿的人，本王一个都不放过！

***

宁巧儿跟著易梦仪他们回到歇脚处，风声紧，他们为了掩人耳目，不仅换了几次居处，还过著深居浅出的日子。

见易梦仪他们回来，她迎上前问：「外头现在怎样了？」

易梦仪叹了声，「看来骊王爷是坚持一定要找到你了，听说从海会寺离去的僧人们，都一一遭到盘查呢！」

宁巧儿绞著手，「那怎么办？」抬眼望著他们，「我不能连累你们，还是走好了。」

易梦仪拦住她，「你还有哪里可以去？」

她一脸茫然，「确实无处可去。」望著他们师兄弟关心的眼神，她反倒安慰说：「别替我操心，我已经在沿途留下标记，会有人来接我回去的。」事到如今，只能希望冥冥之中菩萨保佑，袭姊能凑巧看见她留下的女人国特殊标记。

「留下来吧！你在这里还有我们保护，出去了万一碰到坏人该如何是好？」

「坏人我是不怕，不就是命一条吗？怕的是让他找了回去。」宁巧儿悠悠的说。

「你跟骊王爷之间，究竟有何无法化解的恩怨，让你必须苦苦的躲著他？」

这些日子来，他也看出她分明爱著万俟傲，是什么原因让相爱的两个人落到你躲我寻的境地？

宁巧儿看了看他们，犹豫了半天，还是决定吐实，「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兄长。」

嗄？易梦仪跟樊子天面面相觑，这真是天大的玩笑！

「怪不得你躲著他了。」易梦仪疑惑的问：「万俟傲不知道吗？」

宁巧儿摇头，「他不知情。答应我，别让他知道这丑陋的真相！」

他们点头，心里对宁巧儿更为不舍。她娇弱的身躯里竟然藏著这么大的秘密！

呕！宁巧儿忽然捣著嘴到墙边乾呕。

易梦仪和樊子天诧异互望，易梦仪走到她背後拍顺背，「你还好吧！」

宁巧儿白著张脸转过头，顺了顺呛酸的喉问，「我没事。」

樊子天使个眼神，易梦仪迟疑地开口，「你……不会是有孕了吧！」

宁巧儿尴尬一笑，手自然地放在小腹，「你们会瞧不起我吗？」

「怎么会呢！」易梦仪揽住她的肩头，「可怜的巧儿！你心里藏了多少苦啊！」

他的话打进她心里，想起这阵子以来的委屈，宁巧儿忍不住悲从中来，趴在他肩头哭泣。

「哭吧！哭完之後咱们再想办法。」易梦仪说。

宁巧儿将久抑的压力倾泄而出，哭湿了易梦仪的衣裳，她不好意思地退後一步，「对不起，我失态了。」

易梦仪扶她坐下，斟了杯水到她面前，「现在哭也哭完了，该想想解决的办法。」

「有什么办法呢？」宁巧儿已经一筹莫展了。

易梦仪挑眉望著樊子天，後者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。

「有了！」易梦仪兴奋地一拍桌子，「只要你嫁人了，万俟傲总不会继续纠缠了吧！如此一来，他不会知道你们的兄妹关系、也会对你彻底死心，岂不是一举两得之计！」

宁巧儿有些犹疑，「这方法好是好，不过，会不会弄假成真？」除了他，她谁也不想嫁！

「假成亲就得了呀！只要让万侯傲以为你移情别恋就行了。」

樊子天瞪他一眼，「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眼前要巧儿嫁谁？」看到易梦仪不怀好意地嘿嘿直笑，他指著自己，「我？别想！我想娶的只有一个人！」

易梦仪睑上闪过一抹可疑的潮红，嘟著嘴说：「不帮忙就不帮忙！」他拍拍宁巧儿的手，「没关系，我娶你！」

嗄？这话一说，换宁巧儿跟樊子天愣在当场。

易梦仪得意洋洋的解释，「既然你不肯，眼前只有我可以娶巧儿了。」转头对巧儿说：「你放心，我不会占你便宜的，签下婚书的当时我会一并立下放妻书，成亲只是个幌子、设来让万俟傲死心的局。」

「帮我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」飘相逢，他为何如此尽心？

「万俟傲得知我俩成亲之後，必然震怒，悦来楼是万万不能回去的，我们会护送你到相国府避避风头。」易梦仪咧开笑弧，「唯一的条件是——你要教我女书。」

教他女书？

宁巧儿怔在当下无法反应，女书是班慧心独创、女人国特有的文字，只有女人国的女人们才懂得的。班家後裔虽然没有要求不得泄

出，但两百多年来，从来不曾有人泄出女书的秘密，她真的要做女人国的罪人吗?

她怎么会走到这步无法抉择的田地? 如果没有腹中胎儿，她或许会索性自戕，让他不会跟她一样沉沦在的炼狱之中。可孩子无辜啊！她怎么能狠得下心，要孩子陪她一起结束生命?

怎么办?

易梦仪看出她真的为难，遂也不勉强，「好吧！你可以慢慢考虑，不过成亲的事得先办好，骊王府派出大批的人搜查你的下落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追上门了。」

宁巧儿叹气，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这么办了。「好吧！我答应跟你成亲。」她艰难的开口，「非常感谢你的义助，不过女书的事……」

易梦仪潇洒的挥挥手，「你慢慢决定要不要教我没关系。」他眨眨眼，「像我这么聪明的人，多看几次说不定自己也能看出些端倪出来。」

宁巧儿被他逗得噗哧一笑，诚恳的说：「谢谢你。」

人不亲土亲，他娘毕竟也是女人国呀。

***

没有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，未曾请期，无须亲迎，仅仅案头飘摇红烛、残照堂前黯然新人——

「礼成。」樊子天这唯一的宾客兼司礼闷著声说完，算是结束了这场荒唐的婚礼。

易梦仪凝望著脸上满布愁绪的宁巧儿，深情款款地说：「巧儿，委屈你了。」

知道他是故意逗她，她配合地扯出一抹微笑，「哪里，我该谢谢你的大力帮忙才是。」

只是心里有些不安、有些惆怅，在血缘上，他们是不可能有结局的，然而，这一场婚礼却足以将他狠狠打醒！她不想让他陷於的纠葛，却将他推入被背叛的深渊，如此真的对他比较好吗?

宁巧儿不知道。直到易梦仪将红得像血的婚书放在她手中，她知道，回不了头了。

易梦仪将她的挣扎看在眼中，笑笑，低头振笔直书，再将另一份锦书放在她掌心。

「这是？」宁巧儿疑惑的问。

「放妻书。」易梦仪解释，「婚书是让万俟傲死心用的，放妻书则是保你自由。」

宁巧儿愣愣打开锦书，易梦仪既秀且草的笔法映入眼帘——

二心不同、难归一意，各还本道、解怨释结，愿娘子相离後，选配王侯高官，从此鹣鲽情深、鸳鸯相依。

王侯高官？她跟他已无可能了呀！宁巧儿鼻头一酸，硬拉出笑靥，「谢谢！」声音里有些哽咽。

「唉！你——」

易梦仪话还不及说完，门外忽然传来嘈杂的人声，「就是这里！你们先盯著，我回去禀告王爷！」

糟！被骊王府的探子发现了！易梦仪与宁巧儿面面相觑。

樊子天当机立断，一手拉著一个，低声说：「快！从後门逃！」

仓皇间，宁巧儿只来得及拿走放妻书，却将婚书遗落在红烛案头。

这一团深深院落是大杂院，他们的後门接著天井，左闪右避地已逃出骊王府哨兵的眼界。

「此地不宜久留！」樊子天说：「得趁追兵还没到之前赶往相国府！」

易梦仪替宁巧儿顺顺气，「你还好吗？」

宁巧儿揩去额际的汗，喘著气说：「我不要紧。咱们快走吧！」

***

幽幽飘摇烛火，映照著郁郁的万俟傲。残残微弱烛光，灼疼了他的眼！

万俟傲脸色铁青的瞪视著尚未燃尽的龙凤对烛，从齿缝里迸出话来，「人呢？」

李全硬著头皮说：「王爷，已经派人搜查了。只是这片院落里巷弄凌乱，一时半刻还不能确定巧儿姑娘往哪个方向离去。」

砰！万俟傲用力一拍，桌子就此瓦解，脆弱的红烛也随之跌落在地上，众人惶惶相顾，没人敢上前相劝。

万俟傲用力捏紧手中的婚书，力道之大甚至扼断木轴。

她竟敢不声不响地嫁人！？

他敛眯危险的双眸，绷著声说：「无论天涯海角，都要找回宁巧儿。至於易梦仪——格杀勿论！」

李全受命，「属下遵命。」

随从们退下之後，万俟傲发出疯狂的嘶吼，啊——

你竟宁愿随著姓易的家伙粗茶淡饭，不屑本王的一片真心！

该死的你！

第八章

割——是错是挫，是斩去前缘，是剁除迷障。

相国府

「夫人，厅上有您的访客。」小虹说道。

裘纱凌边逗弄著儿子边问：「谁啊？」她没有朋友会上门呀！蓦地，她拉住婢女小虹的手，「是裘姊吗？」

「两位姑娘说她们是班裘跟宁巧儿，不过另有三位公子同行——」

小虹话没说完，裘纱凌已经跳了起来，「裘姊来了？还有巧儿也来啦！」匆匆将儿子塞给奶娘，便飞也似地冲出房门了。

「裘姊——」裘纱凌人还没出现，清脆的声音已经传入大厅。

班裘走到厅前，差点教一道莽撞的人影给冲倒，亏得身後有人及时扶住。站稳身子後，她回头对郁干狂说：「没事。」

裘纱凌对郁干狂的瞪视只吐吐舌头，裘姊虽然少来，但他们的事她已经从风姨那里略知一二了。

「裘姊！」裘纱凌紧紧抱著班裘，用力嗅著她身上久违的味道，「裘姊！我好想好想你喔！」

班裘失笑，「你唷，儿子都那么大了，还像个孩子似的！」

裘纱凌越过班裘的肩头，看到易梦仪跟樊子天，「你们还好吗？」

易梦仪爽朗笑笑，「姊姊还是一般年轻。」

听出他的调侃，裘纱凌不以为忤，视线停留在宁巧儿身上。

「巧儿？你变了好多！」走到她面前，「怎么都不笑了呢？」记忆中巧儿虽然不会特别活泼，可也不是这般的愁苦模样呀！

说到伤心处，宁巧儿忍不住红了眼眸。

「哎呀呀！好端端的怎么哭了？」裘纱凌不知所措地望著班裘。

「还是让我来说吧。」易梦仪简短叙述她与万俟傲的无终恋情，末了说：「所以我们现在是来这避难的。」

「行！你们爱住多久就住多久，我罩定巧儿了！」裘纱凌转向班裘问道：「裘姊，依你看，万俟傲真的是巧儿同父异母的兄长？居然这么巧！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既然巧儿身上有老王爷的明珠缀饰，他们之间的渊源应该是假不了了。」看到巧儿留下的标记、又耳闻骊王爷冲冠一怒为红颜，班裘便猜到她会投奔纱凌，两路人马果然在相国府前相遇。

裘纱凌转身问班裘：「裘姊，真的没办法解决吗？」

「古往今来，不乏同胞手足缔结姻盟的例子，只是手足毕竟是血亲，难免有产下畸胎的隐忧。」班裘望著宁巧儿说，「倘若他能接受没有後嗣，其实你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。」

宁巧儿抚著腹部，「太迟了，我已经有孕了。」

班裘皱了皱眉，执起她的手腕把脉後说：「你没有身孕呀！」

没有身孕！宁巧儿吓了一跳，「可，可是我……」她瞄瞄厅上的三个大男人，羞得不晓得该怎么说自己的月事迟了一个多月没来。

在班袭的示意下裘纱凌恍然，对小虹说：「你帮我好好招呼三位公子。」

「小虹明白。」

***

班袭仔细为床上的宁巧儿诊断後说：「你是压力太大，才造成月事迟迟未来，加上心情欠佳，睡不成眠食不知味，造成胃脏不适，因而时有呕吐。我开几副药给你服下，就能调经顺胃了。」

宁巧儿的手放在腹部，泪水从眼角汩汩流下，没有孩子，他们之间连最後的一丝牵扯也没了。

她愿意终生照料他们的孩子，即使孩子可能痴傻，她也无怨无悔，但求守著孩子、守著他们之间短暂的情分。谁知连这薄弱的牵连，都只是她的痴心妄想！

悲从心来，她忍不住低声啜泣。

「巧儿！」裘纱凌坐到床畔，「你别这样嘛！没有孩子更好呀！你可以回去找他，继续你们的感情呀！孩子虽然可爱，却不是唯一，只要你们彼此相爱，有没有孩子根本不是问题！」

宁巧儿只是哭泣。他是独子，没有子嗣将来教谁承袭庞大封邑？那是老王爷辛苦打下的汗马功劳啊！她如何忍心让万俟家的骨血断在她手中！

天意如此，教她如何强求？怎能强求！

况且，虽然有名无实，但她跟梦仪举行过婚礼毕竟是事实。他应该已经看见那纸婚书了吧！她不敢想像他会是怎样的勃然大怒。

为什么偏是兄妹？

见她只是掩面哭泣，班袭叹气，拉著裘纱凌走到门口，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无论做什么决定，我们都会支持。」

***

「大胆万俟傲！天子脚下岂容你撒野！」杜御莆扬声说，少见波折的脸上有了薄怒。

万俟傲坐在马上，态度狂妄，「本王对杜相素来敬重，还请相爷让本王入府寻人。」

「要寻何人？」

「本王的女人。」杜御莆扬眉，万俟傲接著说：「宁巧儿。」

杜御莆侧头望了余平一眼，後者回避的眼神让他心里已然有数，「万俟傲，率军围住相国府第不是小事，万一惊动圣上，後果不堪设想，你撤回王府部队，与我进府详谈，如果你要找的人在本相府里，本相绝不徇私。」

余平闻言悄悄比了下手势，门内佣仆一接收到讯息，静静地往府里通风报讯，这一切都落在杜御莆眼里。

万侯傲潇洒下马，扬手退兵。

「王爷？」李全近身说：「要不要属下带领精兵埋伏在相国府要冲，以防巧儿姑娘潜逃？」经过彻底的追寻，他们好不容易才确定她躲进了相国府里，这次不能再出纰漏了。

万俟傲望著杜御莆，微掀薄唇，「不必了，倘若连公正无私的杜相爷都不可信任，那天下有谁能信？收兵回府。」

「王爷，请。」杜御莆率先走入相国府。

果然如他所料，妻子已经等在大厅。

双方就座後，杜御莆示意奉上茶水。

裘纱凌先狠狠瞪万俟傲一眼。就是这个男人，害得巧儿生不如死！接著瞟向一副闲逸、自在品茗的丈夫，不知所措地搓著手。他，怎么还没问啊？

杜御莆将妻子的心虚看在眼里，却也不问。他脸色从容，心里则思忖著该如何解决。

万俟傲放下茶杯，单刀直大地开口：「敢问夫人，可曾容留宁巧儿？」

裘纱凌「哼」的一声，不理。

「夫人。」杜御莆的声音里暗藏不悦。

裘纱凌头皮一阵发麻，嘟囔著，「没有，我不认识啥是宁巧儿。」

两个男人互望一眼，心里都对她的话感到怀疑。

看这阵仗，丈夫是不打算帮忙了！裘纱凌赌气说道：「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派人在府里搜！」

杜御莆正有此意，唤来程勇，他心知肚明余平是站在她那边的，「程勇，派人将府里所有女眷全都集合到大厅，让王爷指认。」

「也要将老夫人请来吗？」程勇问。

裘纱凌屏息等著他的回答，杜御莆淡淡地瞟了眼，说：「斋堂那里不必惊动，别扰了老夫人清修。」

她松了口气的模样，同时落在杜御莆跟万俟傲眼里，杜御莆暗暗叹气。这傻丫头，连想放她一马都难！

既然如此何需再留！万侯傲起身，「本王先行回府，希望相爷明日能给本王一个满意的交代。」

「王爷慢走，本相不送。」

万俟傲走到裘纱凌身边，意味深长的睇她一眼，长袍一甩，往外走去。

裘纱凌哇哇叫著：「你看看、你看看，这家伙这般目中无人！」

「夫人。」

杜御莆轻唤，惹来她头皮发麻，裘纱凌绞著手，嗫嚅地说：「老爷。」

「纱凌。」

裘纱凌扑入他怀里，「万俟那家伙欺负人哪！你都不知道巧儿有多可怜，哇——」

杜御莆轻轻拍她的肩，叹气，「凌儿，你让我很为难。」

裘纱凌将满脸的眼泪鼻涕，全往他身上擦，满意的嗅了嗅丈夫身上的味道，偎著他撒娇，「明天你就跟那家伙说巧儿不在府里，就得了嘛！」

唉！「你以为他会相信？」

「不管！好歹你是朝廷重臣，堂堂一品宰相，他不会真敢冲入府里搜人吧！」

「万俟傲都敢派重兵团团围住相国府第了，为了宁巧儿，你以为他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」

同是男人，他看得出万俟傲对那名唤做宁巧儿的姑娘，有著很深很深的感情。

裘纱凌认真思考，「你连夜派余平去调朔方军来，就不怕敌不过万俟傲的军队！」

唉！杜御莆抱著她坐下，「朔方军是禁军部队，哪里能随意调派？再说我们两方在京畿重地这么对峙下来，一定会惊扰圣安的！」

裘纱凌背过身子，「反正不管！我罩巧儿罩定了，你如果不帮忙，明天就把我一起交给万俟那没人性的家伙吧！」

「宁巧儿是你什么人？」

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姊妹。很亲很亲很亲的！」裘纱凌拉著他胸前的衣裳，「求求你！如果连你都不肯帮忙，巧儿就走投无路了！」

杜御莆暗叹，「带我去见宁巧儿吧！」

***

果不其然，在余平的通风报信下，宁巧儿一行全躲进杜老夫人的斋堂里。

除了他原就认识的易梦仪跟他师兄，还有一名身著儒装的女子，跟护在她身後的彪形大汉。杜御莆心中微讶——是脱逃已久的契丹王子！

他心事未形於色，朝娘亲点头致意，「娘。」

宁巧儿走到他面前行礼，「见过杜相爷，巧儿给您添麻烦了。」

宁巧儿长得温雅脱俗，无怪乎万俟傲为她倾心不已。

「巧儿姑娘，方才府外的事，你都知情了？」

「巧儿明白。巧儿待会就离开相国府，不会给您增加困扰的。」

裘纱凌定到宁巧儿身边，拉著她的手，「我家相公岂是怕事之辈？你尽管留下来没关系！」

杜御莆睇了眼妻子，要她安静。温和的问：「巧儿姑娘可还有地方可以投靠？」

「有是有的，只是……」

儒装女子接下她的话，「此刻只怕万俟王爷早已在相国府外，布下天罗地网，杜相爷可有方法？」

杜御莆赞赏的望她一眼，这女子甚是聪颖，居然一眼就看出他有意相助。

「办法是有的，只是万俟傲要得到巧儿姑娘的意念甚坚，必要时恐怕会两败俱伤。」

「什么意思？」裘纱凌问。

「倘若万俟傲肆无忌惮地猛攻相国府，那是犯了造反大罪，即使他爵位在身，只怕仍将惹来滔天大祸，甚至性命不保。」

宁巧儿踉跄一下。她不要他拿命来搏！她捣著胸口，闭上眼睛说：「唯有巧儿一死，才能换来平和落幕。」无奈上苍作弄，他浓烈的情，只有来生再还！

「巧儿！」裘纱凌拉著她的手，也红了眼眶，「你怎么可以说这种傻话？」

「是啊，孩子，活著就有希望，怎么可以动了寻死的念头？这是佛家万万不容的孽障啊！」杜老夫人也劝著。

这些天来，跟深具佛缘的她聊得相当愉快，放开狭隘的门户观念，杜老夫人发现媳妇跟她的朋友，都是可爱又善良的小姑娘呢！

班袭豁然开朗，「对！就是死，死了好！」

「袭姊！」裘纱凌跺脚，「连你也要巧儿去死喔？」

易梦仪机灵，一下子就想通班袭打的主意，「袭姊的意思是让巧儿假死，对不？」

「可是这行得通吗？」杜老夫人有些担心，「万一弄假成真可怎么好！」

宁巧儿自己倒想得开，「袭姊，如果能瞒过万俟傲，巧儿愿意以身试险。」横竖腹里没有孩子，活著已经没有希望，死了倒也百了。

班袭微笑摇头，「险是不险，就是你虽然身体冰冷、全无气息、无法动弹，却可以听得见周遭人声，这样你还愿意尝试吗？」人最大的无奈就是听得见、说不出，空有感受却苦於无法表达！

易梦仪兴匆匆的问：「真的有这种使人假死的妙术？快做给我看！」

班袭笑笑，解释，「我用针灸封住巧儿周身大穴，她会陷入深度昏迷，外观看起来与死人无异，但听得见声音，只是无法反应。」

裘纱凌还是不放心，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万一活不过来怎么办？」

「这封穴大法我只在小羊身上试过，半旬之後解穴，小羊与先前一般无异。」班袭望著宁巧儿说：「你真的愿意试试吗？」

「是啊，巧儿，你得想清楚啊！」杜老夫人忧心忡忡的叮咛。

宁巧儿环顾众人，给杜老夫人与纱凌安慰的一抹笑。

「这是唯一的办法了，不是吗？」视线略过闷不作声的樊子天与郁干狂，轻轻为礼，「多谢樊大哥与郁干大哥的帮助，巧儿铭感五内。」接著走到杜御莆面前，「杜相爷，万俟傲骄蛮无礼，多有得罪之处，还请相爷海量，莫予追究。」

杜御莆颔首，「本相明白。」他二人分明彼此有情，怎会闹到这步田地？

宁巧儿又对易梦仪说：「害你被万俟傲下令格杀，对不住。」说到最後语已哽咽。

易梦仪揽著她的肩安慰，「都是自己人，有什么好道歉的！你忘了吗？咱们还拜过堂哩！」他逗她，「难道你不相信裘姊？」

一番话逗得宁巧儿破涕为笑，转向班裘说：「裘姊，我准备好了。」

班裘点点头，对其他人说：「封穴针灸得褪下衣裳，各位请回避。」

易梦仪皮皮的说：「喂！好歹我也曾经是巧儿的夫婿，看看无妨吧！」

裘纱凌推著他往外走，「走啦！你没听过非礼勿视喔！」

「慢著。」班裘说：「梦仪留下。」

嗄？裘纱凌瞪大眼，「他是男的耶！」

杜老夫人忙把莽撞的媳妇拉到一边，「班姑娘这么做，一定有她的用意。」

「封穴针灸耗力费神，梦仪练过武，可以帮忙。」

裘纱凄不服气地抗议，「裘姊，我也练过武呀！」

易梦仪把她推到一旁，「论武功，你不敌我；论巧手细心，你远逊於我，为了巧儿的安危，还是我来吧！」封穴大法耶！普天之下大概只有班裘懂得！即使会暴露身分，他也非要探探热闹。

「哼！」裘纱凌撇过头去，乖乖站到一旁。

纱帐内，宁巧儿轻声说：「裘姊，我褪好衣裳了。」

「好，我们开始吧！」

裘纱湲关上门扉。

屋外杜御莆沉稳依旧，即使心里冒出许多疑问的泡泡，依然无碍於他的冷静。

樊子天则悄悄咧出笑嘴。班姑娘果然伶俐。

郁干狂双臂环胸，立在门前护卫，不让任何人扰了她。

宁巧儿与万俟傲分明情意相系，又怎会嫁与易梦仪？自从朝廷与契丹失和後，身为质子的郁干狂就过著逃亡的生涯，又怎会往相国府

里藏?

一连串的问题纠纠葛葛，就连聪明的宰相都厘不清缘由。

是「情」字磨人吧！他恍然大悟，裘纱凌与宁巧儿、班袭之间的情谊，兜拢了各自为政、甚至为敌的男人们——

***

裘纱凌先走出来，杜御莆心疼地擦擦她额际的汗。

「裘姊说得先布置好灵堂，否则万俟那家伙一定不会轻易相信的。」呼！看戏也是很累的！她光站在一旁看裘姊封穴就紧张得满身大汗，裘姊肯字更累！

他也早想到这层。杜御莆点头，「已经让人去办了。」

裘纱凌懒懒的依偎在亲亲相公怀里，「谢谢。」

「不客气。你还欠我一些解释。」杜御莆轻轻的提醒。

裘纱凌头皮传来麻意，身体一僵，直打哈哈，「什……什么解释啊？」

杜御莆揽著她，表面上夫妻情浓，实则桎梏她、不让她逃掉，他俯身在她耳边问：「譬如说，被朝廷通缉的契丹王子，为什么会出现在相国府里？」

郁干狂斜眼冷冷望他，继续面无表情的护在门前。

「哈哈……这……这个……」裘纱凌索不出好理由，「来者是客，你总不会这么小气吧！」

他当然不想公事公办，否则这会儿禁军已经抓走郁干狂了。

杜御莆但笑不答，「还有，我为相十余载，头一遭让人团团围住官邸，」他轻笑，笑得裘纱凌头皮越来越麻、越来越麻。「夫人，」他好温柔好温柔的说：「方便给个解释吗？」

「呃！」能不能说不方便啊？裘纱凄肠枯思竭，正找不到理由脱身，恰巧乳娘抱著孩子过来。

「夫人，小少爷吵著要找你。」

裘纱凌赶紧挣脱他的怀抱，冲过去一把抱著儿子，「儿子！娘的宝贝！娘也好想好想好想你喔！」她抱著儿子，像抱著免死金牌，一步步地往外走，「娘瞧瞧你是不是尿湿了，来，咱们回房里喔！」

看见她若无其事地横著螃蟹步子往外走，杜御莆也不相拦。

和尚还跑得出庙吗？眼前最重要的是……希望明日万俟傲见到宁巧儿的「尸体」後，能接受这个打击。杜御莆暗暗祈祷著。

第九章

烬——熊熊情火後，只留下风中飘絮的灰。

「来人，备马。」

好容易挨到天色泛白，万侯傲迫不及待地要到相国府接回宁巧儿。

她一定在那里！他告诉自己，这回要温言软语，只要她肯回府，他甚至可以不计较她另嫁的事。

「王爷，」卢总管从外面走进来，面有难色的说：「杜相爷跟夫人登门造访了。」

万俟傲大喜，「巧

Chapter_3

儿呢？巧儿也一起回来了吗？」

「巧儿姑娘是回来了，不过——」卢总管神色凝重地望著他，「王爷请节哀。」

节哀！？「什么意思？」万侯傲心里有著浓浓的不安，沉下脸问道，「巧儿受伤了？」

他加快脚步便往外走，卢总管在回廊前赶上他，喘吁吁地说：「巧儿姑娘已经……已经身故了！」

万侯傲颠踬了一下，不可置信的转过头，「你说什么？」

卢总管满腮老泪，瞥过头不忍看他。

猛烈的痛楚朝毫无防备的他袭来，措手不及、无法抵抗！万侯傲慢慢地转过身子，「不可能！巧儿再怎么气我，都不会这么罚我。」他的声音一紧，有著强装的坚定，「卢伯，你在开玩笑，是不？以後别开这种玩笑了。」

卢总管望著他犹豫而迟缓的背影，抿紧嘴不让哭声散出，赶紧跟上主子的脚步。

万侯傲来到庭前，触目见到的竟是琉璃棺内的她！

他的脸一白，脚步沉重地走近。

「王爷——」

他无力地举手，拒绝卢总管要搀扶的动作。

来到棺前，他渗汗的手心打开棺盖，微抖的指尖迟疑地探向她的鼻息，极慢极慢地，心也忘了跳动，突然！在确定毫无气息之後，他听到自己的心脉崩断的声音。

「啊——」他抬头呐喊。你怎么忍心！？

裘纱凌拉著丈夫的袖子，嗫嚅著：「他还好吧？」万侯傲的脸色好难看！

不好！杜御莆见他猛然抑住长啸，旋即快步向前，点住他心肺二脉，抑注内力护他心脉。但还是迟了，万俟傲喉问一梗，竟吐出血注！

困红的血洒在宁巧儿身上，将她的白衣点出斑斑血渍，空气中弥漫著浓浓的血腥味，卢总管大惊——

「王爷！」

杜御莆缓缓收掌，调息後说：「骊王爷哀极攻心，本相已为他护住心脉，日後多做调养即可。」

「谢谢相爷！」卢总管连声道谢，转身，「王爷，老奴扶你进房休息可好？」

万俟傲眼里只有宁巧儿，他拭去不小心喷洒在宁巧儿脸上的血迹，手劲好轻好柔。

「王爷，」卢总管再也忍不住哽咽地说：「人死不能复生，您要节哀——」

「谁说我的巧儿死了！」万俟傲怒目瞪他，目光回到宁巧儿身上时又恢复温柔，「巧儿没死！我的巧儿不会离我而去的！」

「王爷！」

「嘘！别吵到巧儿睡觉。」万俟傲俯身抱起宁巧儿，「巧儿，这里又冰又冷，我带你回房里睡。l

「万俟——」裘纱凌想要制止他，却让杜御莆拉住。她又急又气，「他要把巧儿带去哪里？」

杜御莆轻轻摇头，「让他去吧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」巧儿没死呀！

「感情的事谁也插不上手，让他们自己处理。」杜御莆在妻子耳边悄声说：「他都不愿意让巧儿躺在琉璃棺内了，你还怕他会葬了巧儿吗？」

裘纱浅望著万俟傲颠踬的背影，「真的不要紧吗？」

杜御莆给她一记安慰的微笑，转头对卢总管说：「内人与巧儿姑娘一见如故，倘若要葬巧儿姑娘，还请先通知内人，让她得以及时祭悼。」

卢总管勉强压下伤悲，「那是当然。感谢相爷及夫人送回巧儿姑娘。我们王爷乍逢巨变，心乱如麻，招待不周之处还请相爷、夫人见谅。」

「总管不必在意。」杜御莆拍了拍忡忡挂心的妻子，「走吧！」接下来就看他们如何解决这段纠缠不清的迷障了。

裘纱凌无奈只得跟著杜御莆走出骊王府。裘姊回岛上找巧儿她娘了，希望能来得及！

***

即使心痛难耐，即使脚步踉跄，万俟傲依旧小心翼翼地护著怀里的宁巧儿，不让任何人接手。

将她轻轻的放在榻上，她冰冷的身躯没有血色，肤色与衣色形成一片的白，而他染上的鲜血是唯一的色彩。

「王爷，」水秀上前，「让奴婢替巧儿换去衣裳可好？」那血衣红得刺眼哪。

万俟傲专心望著床上的人儿，连头都没转过来，「退下，本王要单独跟巧儿说说话。」

「巧儿已经死——」在他狠狠的眦视下，水秀没敢说完，只好硬著头皮问：「要不要请人来替您诊诊？」

「出去。没有本王的命令，谁都不准进来吵我们！」万俟傲的声音好柔好轻，「巧儿只是累了，别吵她，嗯？」

王爷好痴情、好可怜喔！水秀捣著嘴不敢哭出声，狼狈退出房外。

「你的脸还是这么柔细，你的发丝还是这么滑顺。」万俟傲小心地拂过她细致的肌肤与乌黑的发，「你只是迷糊得忘了要呼吸，对不？没关系，我有耐心陪著你，直到你记得呼气。」

班袭说得没错，宁巧儿什么都可以听得到，当他温热的血喷在脸上时，她心疼极了，却苦於无法反应。

耳畔又传来他低沉的嗓音，像要唤醒她似地，他从两人第一次见面开始娓娓说来。

「本王几乎在第一眼就喜欢你了，你清澈无垢的眸子让本王一见便为之心动，咱们说好天可老、海可枯，此情永相随的，不是吗？」

想起昔日的山盟海誓，宁巧儿心里又是一阵痛，纵有深情、苦无缘分哪！

万侯傲轻轻以脸摩搓她的，颊畔传来的冰冷，让他心里又是一恸！「告诉本王，你不会死的，对不？」

她听见了他喉间的低泣，也感受到一股温热的液体落在她脸上，他在哭！？别！她努力想张开口安慰他，却连张眼的力气都没。

是呵，她现在是个「死人」。

来人哪！怎么都没有人进来关心他？他刚刚才吐了血哪！宁巧儿很急，却什么也不能做。

万侯傲像是为了弥补先前来不及说的话似的，一古脑儿地对著毫无反应的她说著。她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，只知道他的嗓音开始变得沙哑。

休息一下吧！求求你！

可惜他不会知道她心里的呐喊。她好後悔自己的愚蠢！死了并不能一了百了，有感受却不能反应的苦比活著更痛！

「本王说到哪里了？」万侯傲顿了一下，「喔！我也没跟你说过紫夫人的事吧！」

紫夫人？是静心斋那位吗？

「静心斋就是紫夫人生前居住、也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。」

哦？这她倒不知道。那他的娘亲呢？「我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。老王爷把我接回来後，就交给紫夫人扶养。」

老王爷？不就是他们的爹吗？他怎么这样称呼？她也没有注意到从提到紫夫人开始，他便改掉了「本王」的自称。

万俟傲接著说：「没有人知道，我其实不是老王爷亲生的儿子，连紫夫人也不知道。」他讽笑，「你能想见当紫夫人知道她用心养大的孩子，其实是路边野种时，受到的震撼有多大吗？」

她受的震撼也很大！他们竟然不是兄妹！？宁巧儿揣著心等他继续往下说。

「在一次争吵过後，老王爷脱口说出他不孕的事实，可想而知紫夫人是无法接受这个打击的，她因为自己没生下一儿半女，才尽心尽力地养大我，为的就是想要巴著我这个唯一王储，好稳固她的地位。」万俟傲轻笑，声音里满是凄凉，「十几年的心血转眼成空，她崩溃了，再也不愿维持慈爱的假象。」

那他怎么办？宁巧儿抛下老王爷「不孕」的疑惑，只担心他当初的遭遇。紫夫人对他做出什么事？

「一夕之间，我从尊贵的小王爷变成父不详的野种，疼爱我的爹其实不是亲爹，从小呵护我的紫夫人其实也不慈祥，世情诡谲，莫甚於此！悲哀的是，我却必须为了不伤害善良的老王爷而装作不知情、安安分分地做我的骊王爷！」

他还是笑，她却能听出他心里深处的沧桑。

「李代桃僵岂我所愿？这满身的荣耀却是重重的不堪叠彻而成——这样的命，是好抑或不好？」

几个时辰不停地说下来，万俟傲的嗓音越来越低、越来越弱，如果不是贴著她说话，宁巧儿可能听不见他微弱的声音。

天！宁巧儿好心疼、好心疼，他眼底的沉郁复杂的身世吗？她做了些什么哪！

袭姊！快来救我！救救他呀！

彷佛希望一次倾尽心底的浓郁似地，万侯傲继续往下说：「我愿意假装自己是尊贵的小王爷，紫夫人却不愿意继续扮演慈爱的角

色。」

那就避著她呀！宁巧儿在心里喊道。

「在人前，我是受尽骄宠的小王爷，连圣上都视我如子；在人後，紫夫人却百般的以尖酸的言词诋毁护骂我，甚至宁可养只驯兔当儿子，却要我改口称她『夫人』。」他凄笑，「我比一只兔子还命贱，她说的。」

天哪！她有病！宁巧儿疼得心都揪成一团了！但他还没说完——

「是的，她有病。」

宁巧儿一愣，他们居然能心意相通！？她努力想让他知道她是活著的，可惜他不知道，谁能相信一具冰冷无知觉的尸体是活著的呢?

「她有病。你绝对无法想像有人能说出那些恶毒的咒骂。」

万俟傲闭上眼睛，童年不堪的回忆梗在喉间，他吁出一口长长的气，说：「她拿著香祭拜上天，希望神佛有眼，能给我这个下贱胚子报应，她说『我会张大眼睛，看著你怎么死』。」

紫夫人疯了！

心痛到极致为何不会麻木？浓浓的心疼传达到四肢百骸，却传不到他心里。如果能够，她会拥抱他、告诉他一切都过去了！管他们是不是兄妹！即便受尽天下人耻笑，她也不在乎、不再在乎了！

袭姊，你在哪里？我要好好安慰他、快来帮我解穴呀！

他感受不到她的挣扎，只想把沉积在心里的话一古脑儿地全掏出来。

「所有的故事都有结局，紫夫人後来当著我的面自戕，死了。」他轻笑，「她终究没来得及张大眼睛看到我的『报应』。」手指轻轻摩搓她的脸，「现在你知道我真正的身世了，还会喜欢我吗？」

会的！她呐喊，心音却传达不出，只能颓然回荡在至痛的体内。

万俟傲在她身边躺下，一手握著她冰凉的手心拿到唇边轻吻，「冷吗？我抱你。」

他的手也好冰！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如果宁巧儿能张开眼，也会被万俟傲苍白的脸色吓到，他吐出了大量的血，不吃不喝地说著话，几乎透支了全身的体力。

他温柔的拥著她，闭上眼睛，「我累了，你也累了吧！让我好好抱著你，再也不要离开我，嗯？」

直到缓慢而有规律的呼气声传来，宁巧儿知道他睡著了，心里仍为刚刚的话激荡不已。

如果老王爷不孕，那她的爹是谁?

但那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兄妹！

宁巧儿好自责、好自责！她对他的爱竟如此肤浅，倘若有他一半的执著，今日何需走到这步境地?

现在只能期盼袭姊早点赶回来。迷迷糊糊地，在他沉稳的呼吸声中，她也睡著了。

***

又是那场恶梦！猫仔无辜的眼里至死仍满足不可置信，他抖颤著手捧起它，在花园一隅亲手埋葬了它。

那是他第一次见识死亡。

接著，梦中的画面变成紫夫人满身是血地瞪视著他——

我会看著，看你这小畜牲有什么好下场！这满院的花草都是我的眼睛，我死了，它们仍然活著好好的，替我等著看你的报应！

报应！？

万俟傲满身是汗地惊醒，已经许久许久没作恶梦了，怎么会……

他半撑著身子，迟疑地、缓缓地伸出手指到她鼻前。

没有气息！巧儿真的绝了气息！

这是紫夫人的诅咒吗？这就是她给的报应！？

天！天哪！死的为何不是他？该死的报应！去他的报应！

他狂恸大喊，卢总管顾不得他的命令，冲入房里，见到哀痛欲恒的他，梗著声安慰：「人死不能复生，王爷，您要节哀呀！」

万俟傲什么都听不进去。她死在他怀里，冰冰冷冷、毫无气息！「天！你怎么忍心、怎么忍心哪！」他狂啸，激动问又呕出一口鲜血。

卢总管见状大惊，高声喊著身旁的李全，「李全！快护住王爷心脉！」

李全箭步向前，点住他两处要穴，要从万俟傲手中接下宁巧儿时，却被他怒目恨视，「不许动她！」

李全为难地望著卢总管，卢总管温言劝说：「王爷，你的伤势严重，让老奴找大夫来瞧瞧，好吗？」

「不许动我的巧儿！」万俟傲还是坚持。

唉！卢总管不知所措。已经派人请老王爷回来了，这会儿该如何是好？

李全悄声说：「属下去请相爷过府可好？」

「这样也好。」毕竟巧儿姑娘跟相爷夫人有些交情，而相爷梢早也救过王爷。「快去快回！」卢总管转身，「王爷。」

「退下。」

「王爷！」

「连我的话都不听了？I

卢总管无奈，「老奴候在门外，王爷有任何需要请吩咐下来。」见万俟傲没有反应，只好黯然走出。

走到门前时，听见他说：「卢伯，谢谢。」

卢总管感动地回头，望向他平静的眼神。

主子的事他管不著，只希望在有生之年，能看到王爷有幸福的归宿，别像老王爷一样，终生寻寻觅觅那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女子。

谁知上苍捉弄，鼻头一酸，卢总管不著痕迹地抹抹眼角，清清梗著的喉咙，「王爷珍重！」

他的关怀之情溢於言表，万俟傲哪里不懂呢？他点点头，「夜深了吧！卢伯早点歇息，我没事。」

知道劝不动他放下怀里冰冷的尸体，卢总管只得说：「王爷也早点休息，老奴退下。」希望杜相爷赶紧过来劝劝王爷啊！

万俟傲凝视著宁巧儿，她的脸色依然苍白如雪，指甲虽未泛青，整个人却白得吓人，衣裳上斑斑血渍有的已化做暗褐。他轻轻地放下她，整日没有进食、加上心力交瘁，让他在下床时眼前突然一黑。

他甩甩头，扶著床柱，勉力地走到衣柜前，翻出为她做的那件纱袄，蹒跚地，他坐回床沿。

「瞧，这是我特地命尚衣局做给你，预备大婚之日穿的。还喜欢这样式颜色吗？不喜欢没关系，我叫他们再做。你的衣裳脏了，我帮你换下，嗯？」

万俟傲温柔地替她换好衣服，细心地帮她梳好长发，「喜欢吗？我觉得你好美好美呢！」她依然没有反应。

报应？生死两隔才是报应，他不会让紫夫人如愿的！即使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他们都会生死相随。

滴、滴、滴——

一颗颗晶润的水珠落在她的眼皮、脸颊。

他哭了？宁巧儿好心疼、好心疼！

天！他想做什么！？宁巧儿几近崩溃，奋力地想要开口，却怎么也支配不了身体，只剩意识疯狂大喊——别做傻事啊！

万俟傲却不知情。他起身，斟来一杯酒，「这是断肠红，入喉之後会肝肠寸断而亡。」

别！别啊！宁巧儿急得快疯了，偏偏动弹不得！

「肝肠寸断？」他低笑，「失去你，我宛若经历刨骨挖心之苦，肝肠寸断又有何惧？」他举杯饮尽！

在药效发作前，万俟傲躺在她的身边，「鬼域悠悠，我怎么忍心让你无助地飘零？」他温柔执起她的手，「等我，我马上就追上了。」

宁巧儿不敢相信，他居然真的服毒自尽！

你怎么可以这样伤害自己！？

她悔恨不已，是她书他心念俱灰的！佛菩萨！救救他、救救他啊！她愿意折自己的寿命，以换取他的平安！

床杨上，激动的宁巧儿眼角不可思议地沁出了泪，可惜紧闭著眼、忍受毒药发作剧痛的他，看不到了。

第十章

煲——你以炽炘的情暖我，终究温出今生的圆满。

女人国

「凌姨。」班袭风尘仆仆地赶回，片刻不停地直奔巧儿家。

「班姑娘，你回来啦！好久不见罗！」咦？巧儿娘看见班袭身後的易梦仪，越过她走到易梦仪面前，伸出手直直地往他胸前探去。

易梦仪双手护胸哇哇大叫，「你们这里的人怎么一见人就袭胸！」

班袭没理会他的抗议，拉著巧儿娘臼：「凌姨，你还记得巧儿她爹是谁吗？」她抱著最後一丝希望问，但愿别真的那么巧，让巧儿爱上同父异母的兄长！

巧儿娘偏著头，「这很重要吗？」

易梦仪大略的把巧儿的遭遇说了一遍，「巧儿现在装死骗他，如果万俟傲真的是她大哥，恐怕巧儿以後也是生不如死！」

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巧儿娘仔细的回想，「你说珍珠坠子是万俟王爷所有的？」

班袭他们点头。

啊！「我想起来了！姓万俟那个王爷是我第一次找的伴儿，就是不孕的那个啦！」她斩钉截铁的说：「巧儿不是万俟王爷的女儿。」

班袭蹙起秀眉，老王爷不孕？那万俟傲的身世也费疑猜了！

易梦仪高兴的拍掌，「太好了！我们赶紧告诉巧儿这个好消息，让她不必再躲著万俟傲、开开心心地做王妃去了！」

班袭点头，「事不宜迟，咱们走！」

「等等，我也一起去！」巧儿娘说：「听你们这么一说，巧儿可能不会再回女人国了，我要去跟她道别。」

「凌姨，走吧！」班袭率先走在前头，突然脚下一颠，差点跌倒。

「袭姊！」易梦仪赶紧搀住她，「你不要紧吧！」她有孕在身、又日夜奔波，别累出毛病了。下船前郁干狂才慎重的要他好好照顾她呢！

班袭微笑，「无妨。我们得赶紧去帮巧儿解穴，快走吧！」

***

杜御莆与班袭一行人来到骊王府，只见白幡处处，一片沉重肃穆之气。

众人面面相觑，裘纱凌先喊：「糟了！他们不会葬了巧儿吧！」

话一说出，众人大惊，快步走人。

「相爷，」卢总管一见到杜御莆，老泪纵横地说：「我家王爷片刻前服毒自尽了！」

天！班袭与郁干狂互视一眼，郁干狂揽著她的腰，几个纵步冲进屋里。这些天来她已经累坏了。

床上并躺著两人，郁干狂将班袭放下，她蹙眉望著万俟傲泛青的脸色，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，还有救！

见她露出大喜的神情，郁干狂立刻放下背後药箱，班袭先拿出瓷瓶里的百毒解，放入万俟傲嘴里，郁干狂旋即扶他坐起，在身後替他运功，帮助药气运行。

他对中原人、特别是王族没有好感，但万俟傲的女人是她的朋友，他愿意帮忙。

杜御莆见状定近，询问低头调制药粉的班袭：「有什么需要本相帮忙的？」

班袭回头望了眼头上升出屡屡白烟的万俟傲与郁干狂，「他中毒很深，需要持续服药解毒，但他无法自行调息，所以需要有人不停地

帮他运功。」

杜御莆点点头，「我会跟郁干兄轮流运功。」

「谢谢！」他肯帮忙最好不过了，不然郁干狂独自持续运气，也会有危险的。

「袭姊，我们也可以帮忙。」易梦仪向前说。身後的樊子天同样点头。

班袭露出微笑，「那就有劳樊公子与杜相爷轮流运气。」樊子天点头。她对易梦仪说：「梦仪，帮我找支百年以上的白何首乌来，还缺这项药引。」

「府里就有，我马上去拿！」候在门旁的卢总管赶忙应声。

郁干狂额际渗出汗水後收手吐息，杜御莆坐上床接手运气，在真气运行万俟傲体内一周，他也觉得疲累时收手，换樊子天上场。

「他的气色好多了。」班袭对著床铺内侧的宁巧儿说道。

易梦仪这才想起，「袭姊，我们要不要帮巧儿解穴？」

班袭微笑摇头，「万俟傲毒深难解，需要专心一致地为他解毒，等他的毒都解了，再替巧儿解穴吧！再说巧儿听得见外界的声音，会知道我们正在帮万俟傲解毒，能谅解的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易梦仪接著说：「那要不要把巧儿移到别间房里？在这儿恐怕有些吵杂。」

「别，巧儿现在想必也很紧张，倘若把她移到别处，不知道有多担心呢！」

易梦仪点头，接过班袭挑好的药材拿给卢总管熬煮。

裘纱凌拉拉班袭的袖子，比比床上运功的万俟傲与樊子天，小声的说：「袭姊，如果我说话，会不会影响到他们？」

「只要别太大声，无妨的。」

「喔！」裘纱凌钻上床，越过坐在外侧的两个男人，爬到宁巧儿身旁，在她耳边轻声说：「袭姊说万俟那家伙一定可以救得起来的，你不要担心。」怕巧儿仍不放心，她补上，「人家不是说祸害遗千年

吗？我瞧万侯傲那家伙挺坏的，一定可以活得长长久久、当老王八！」说完还拍拍宁巧儿的肩膀，「安啦！」

杜御莆瞪她一眼，裘纱凌自知说错话，吐吐舌，「我不是说万侯傲像乌龟啦，是说他会跟乌龟一样长寿。」好像越描越黑喔！

「哎呀！你知道我的意思的。要是万一万侯傲这家伙，听到我说他是老王八，你醒来後可得护著我、别让他凶我唷！」

宁巧儿没动静。裘纱凌满意的点头，「那就是默许了。谢谢，你真是我的好朋友！」

「纱凌。」杜御莆立在床前，拉出无害的浅笑说：「下来，别在上头胡闹。」

她亲亲相公笑得越是无害，她越会头皮发麻。裘纱凌嘿嘿傻笑，「我只是在安慰巧儿嘛！」

杜御莆脸上笑意未变，轻轻地说：「下来。」

裘纱凌摩摩蹭蹭地下到床尾，站在丈夫跟前，「我这不是下来了吗？」

杜御莆瞪她一眼，警告她乖乖的，眼睛瞄向换手的郁干狂，等著在他现出疲态时，接手为万侯傲疗毒。

***

悠悠渺渺、迷迷离离、恍恍惚惚问，宁巧儿来到一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处。

蓦地，他来了。她看不到，却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，空气中盈满属於他的感觉。於是黑暗再也无须畏怖。

她伸手向四方摸索，一双温暖的手捉住她的。

「是你？」

「是我。」万侯傲激动地涌著她，「我终於找到你了！」

「对不起！」宁巧儿不住地说：「对不起、对不起！」

「别！」万侯傲支起她的下颚，「只要你在，我永远不会怪你。」

她凑上双唇，献与深情的他。

许久，结束缠绵的吻之後，她说：「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」

他的身躯一震，微抖的指尖抚上她的脸，「你会瞧不起我的出身吗？」

「不。」巧儿坚定的说，他因此而吁了口气的样子让她心疼。她紧紧回抱，「我爱的是你，跟你的身分无关。就算你是个乞儿，我也跟定了！」

万俟傲心里盈满感动，大掌轻轻抚摸著她的後脑，「还有个故事没跟你说完，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我在墙边捡到一只小猫仔，它好小好小，窝在墙脚喵呜瞄呜地叫著，澄黑的眼神好无辜、好惹人怜爱……」

低沉的嗓音缓缓述说他心底最深的恶梦，宁巧儿也将她的误会向他解释清楚，他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秘密。两人紧紧相偎，享受等待许久的温存。

突然，远处有道白光射进黑暗，混沌渐开，他们终於看清楚彼此。

「是裘姊他们在唤我们呢！」

万俟傲就著光线，牢牢地盯著她，「让他们等。」他的唇准确地吻住她的。

***

「裘姊，为什么巧儿已经解穴了，却还没有醒来？」裘纱凌著急的问，又看了看躺在宁巧儿身旁的万俟傲，说：「还有，万俟这家伙的毒明明已经解了，怎么也不醒呢？」

班裘仔细为他们探脉，露出放心的微笑，「他们想醒的时候，自然就会醒来。」

「咦？」裘纱凌突然发现，「裘姊，你瞧，他们不约而同地笑了耶！」她仔细端详、评论著，「巧儿的笑有几分娇羞，可万俟这家伙笑得贼不溜丢地，像狐狸！」

杜御莆瞄了瞄他们在被褥下交握的手，走过来拉走笨笨娘子，「他们已经没事了，我们到外面去吧！」

「可是巧儿还没醒过来耶！」裘纱凌哇啦哇啦的喊著。

笨哪！她没瞧见床上那两人的睫毛都在动了吗？他们醒来的时候最想看见的是对方，而不是一票闲杂人等吧！易梦仪在裘纱凌身後推著她，「走啦，少在这碍事了！」

樊子天、班袭、郁干狂、巧儿娘鱼贯走出房外。

巧儿娘帮他们关上房门，听到背後一道声音急促问道：「傲儿没事吧！好端端的怎么会服毒自尽呢？」

她皱了皱眉，这声音，好像在哪里听过？

「您别急！王爷经过相爷一行人的急救，已无大碍。」卢总管说。

「那就好、那就好！」老王爷走到房前院落，门前一道熟悉的不能再熟悉、十几年来时时出现在他梦里的人影，缓缓回过身子——

是她！真的是她！

「是你！」他顾不得身分，快步冲向前拉著巧儿娘的手，「本王终於找到你了！」

巧儿娘开口了，还是十几年前两人初次相见时，她说的第一句话：「有菱角吗？你厨子蒸的菱角好好吃喔！」

果然是她！真的是她！老王爷紧紧抱著苦苦追寻不到的伊人，向身後瞠目咋舌的卢总管下令，「叫老连马上去煮菱角，立刻！」

「是！老奴遵命！」

房里，床上，万俟傲与宁巧儿同时睁开眼睛望著对方。

此心相许，生死不弃！

【全书完】